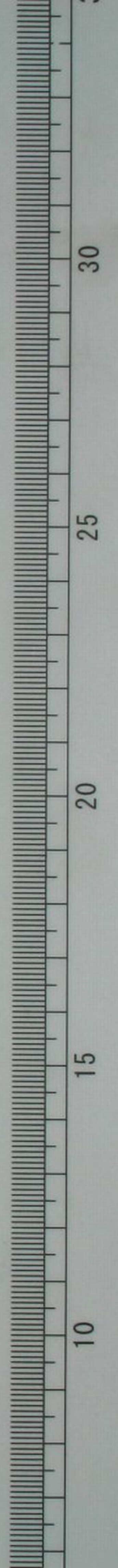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
4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七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

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敘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正音征注同此此志反見賢通反下疏司書至職幣○釋曰言掌同簿步故反下同憲部路反疏司書之六典已下至周知入出百物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其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

會百物財用一也云以敘其財者敘謂比次其財知用多少
云受其幣者百官所用餘財送來與司書司書受其幣使入
於職幣之官不入本府○注九正至朽蠹○釋曰知九正謂
九賦九貢者案上司會有九賦九貢此司書則有九正無九
賦九貢故知九正則是九賦九貢也言九正者謂此二者之
財皆出於正稅故鄭云正稅也又云九事謂九式者云式據
用財言之九事據用財所為之事其理一也云變言之者重
其職謂變九賦九貢言九正變九式言九事也重以其職明
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其相副貳者謂司會入法八則之
貳是也云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者司書周知入出百物
以敘其財明知敘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即以餘見為
之簿書擬與司會鈎考之立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
者此增成先鄭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云幣物當以時用之久
藏將朽蠹者釋經百官餘幣不入於本府而入於職幣之意
若入本府即是久藏將恐朽爛蠹敗凡上之用財用必
故入職幣使人占賣之本在生利也

攷于司會

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

疏

注上謂至財用○釋曰知上謂王與冢宰者案內府職云凡
王及冢宰賜與則共之明此上中有冢宰可知云王雖不會

亦當知多少而闕之者案上膳夫庖人及外府等皆言王及
后不會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
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為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
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司會之意 **三歲則**
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
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
逆羣吏之徵令 械猶兵也逆受而鈎考之山林川澤
疏 三歲至徵令○釋曰言三歲者三年一閏天道小成考
校羣吏須有黜陟故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羣吏則
百官也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
器謂禮樂之器械謂兵器弓矢戈及戟矛此等則器械之數
皆知之以知田野謂百畝之田在野夫家者謂男夫婦女六
畜者謂馬牛羊豕犬雞之數又云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者案
大司徒地有十等不言丘陵墳衍原隰者略言之也又云以
逆羣吏之徵令者逆謂鈎考也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
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斂萬民故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
也○注械猶至不稅○釋曰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者山林

不茂為童川澤無水為枯所稅者稅其有今山林不茂則無材木川澤無水則無魚鼈蒲葦故不稅之 **凡稅**

斂掌事者受渡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法猶斂也

應當稅者之數成猶 **疏** 凡稅至貳焉釋曰言凡稅斂者畢也斂力驗反

謂若地官閭師旅師徵斂之官所欲稅斂掌事者皆來司書處受法焉及事成收斂畢入要寫

一通副貳文書名為要入司書故云入要貳焉必來受法又入要貳者以司書知財器已下之數擬後鈎考之也

釋曰云應當稅者之數即上田野夫家之等是其本出稅 **凡邦治攷焉** 考其法 **疏** 凡邦治攷焉釋者之數也

於司書 **疏** 曰邦之所治有善惡皆來考於司書者以司書大計羣吏之治知其功過故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

用 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 **疏** 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

釋曰云掌邦之賦入者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摠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辨

其財用之物凡所稅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別之而執其總者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又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

者官府財入謂若關市之稅都鄙之財入都鄙謂三等采地采地之稅四之一言貳者謂職內受取一通副貳文書擬鈎

考以逆邦之賦用之者職內既知財入之數鈎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

注辨財至之屬釋曰言辨財用之物使種類相從者但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眾府

以是分別使眾類相從云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故知官府之有財入

入若關市也言之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 **凡受**

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

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 **疏** 凡受至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寫戶嫁反 **疏** 凡受至釋曰其有官府合用官物而受財者竝副寫一通勅令文書

與職內然後職內依數付之故云受其貳令書之 注受財至某事

釋曰云貳令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案御史職云掌贊書彼注云王有令則以書致之則贊為辭

司書注元卷七

三

若今尚書作詔文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於王王許可則御
史贊王為辭下職內是其貳令職內則書之為本案然後給
物與之若然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分置於眾府所以得
有物出與大者職內雖分置眾府職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
故得出給故大府職云願其賄於受用
之府鄭注云受用之府若職內是也

與官府財用之出

亦參互

疏

及會至之出。釋曰

計以逆職歲者逆謂鈎考也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已之入
財之數鈎考職歲出財之數又云與官府財用之出者謂職
歲出財與官府所用之數並鈎考之。注亦參互鈎考之。
釋曰鄭云參互鈎考者案司會以參互考之鄭彼注云參互
謂司書之要貳職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鈎考此職內
逆職歲明兼有司書之要貳故言參互言亦者亦如大府也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亦鈎考今藏中餘見為
之簿移用謂轉運給也

○藏才

疏

而敘至移用。釋曰案司書云以敘其財鄭彼

浪反。注云敘猶比次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

者唯當歲所用故用
不盡者移用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

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
而編存之。○編必綿反又必

連反一音

疏

職歲至攷之。釋曰云掌邦之賦出者職內
方千反。主入職歲主出職內所入於眾府所用之多

少皆主之故云掌邦之賦出但九貢九賦九功之用皆主之
特言賦者亦如職內云賦賦是總稱也云以貳官府都鄙之
財出賜之數者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職歲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共
相鈎考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職歲云以待會計而考
之其事通也。注以貳至存之。釋曰云亦如職內書其貳
令而編存之者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官主
出所出亦皆由上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存為
案以待會計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

而考之也

疏

凡官至職歲
釋曰官府都

灋于職歲

百官之公用式灋多少職
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

疏

凡官至職歲
釋曰官府都

鄙出財用皆來受灋者以其出財用皆為有事事有舊灋用
有常職歲出財皆有舊灋式在於職歲故須受灋於職歲也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敘受賜者之尊卑
疏

凡上至授之○釋曰上謂王與冢宰所有小賜子之事
則職幣所云小用賜予是也故云以敘與職幣授之

會以式灋贊逆會助司會鈎考
疏及會至逆會○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式灋出財用及至也至歲
終會計之時則以式法贊助司會鈎考會計之事故云以式
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

之幣幣謂給公用之餘凡
疏職幣至之幣○釋曰職幣

灋式與之故云掌式灋以敘官府已下之幣幣則餘幣也○
注幣謂至軍旅○釋曰云幣謂給公用之餘者以其此官主

敘餘幣故知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是軍旅者見經
敘官府都鄙別言用邦財故知用邦財謂國之大事唯有軍

旅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拊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
有所作為先言敘幣後言振財

互之○**疏**振掌至餘財○釋曰振者拊也檢也以財與之
拊音拊

為政職幣檢掌事者有餘則受取故云振掌事者之餘財○
注振猶至互之○釋曰知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為者以其

上經官府已下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是王命有所作
為又云先言敘幣後言振財互之者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

而後敘今於上文直言敘不言振亦振之
下言振財有餘亦敘之可知故言互之也

莫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莫定也
故書錄

為祿杜子春云祿當為錄定其錄籍鄭司農云楬之若
今時為書以著其幣○楬其列反著直略反徐張恕反

皆辨至賜予○釋曰上經既敘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
及善惡而莫其錄者謂定其所錄簿書色別各入一府以書

楬之者謂府別各為一牌書知善惡數多少謂之楬又云
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詔猶告也職幣既知府內則告上之

王與冢宰小用賜予之事此謂常賜予玉府所云凡王之好
賜其其貨賄及內府云凡王冢宰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與

外府及典絲枲三官言賜予者
與此職幣同亦是國家常賜予
歲終則會其出○釋曰以其職幣主出故歲終
與司會會之下贊之亦謂贊司會會之事也
事以式灋贊之
凡邦之會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

以祀天
疏 司裘至之服○釋曰言為大裘者謂造作黑羔裘以祀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云以共王祀天之服者謂四時所有祭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岷嶓神州亦用大裘可知○注鄭司至示贊○釋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贊者以其裘已下皆有采章為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中 秋 獻 良 裘 王 乃 行 羽 物
良善也中秋鳥獸雝雝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

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王藻所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鷦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中音仲
疏 中秋至羽物注同雅音毛毳先典反與音餘鷦音淳
仲秋所獻善裘者為八月誓爾田所用故獻之王乃行羽物者行賜也以羽鳥之物賜羣臣以應秋氣也○注良善至羽物○釋曰云中秋鳥獸雝雝者此是尚書堯典文案彼注雝理也毛更生整理引之者證仲秋有良裘意故鄭云因其良時而用之也司農云良裘王所服者先鄭意良裘王所服故仲秋獻之羣臣所服裘在下經季秋獻功裘是也後鄭不從之者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此良裘若是王之所服裘何得在仲秋故後鄭不從玄謂良裘王藻所謂黼裘與者案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爾爾是仲秋田獵之名彼爾田用黼裘與此仲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為寒設故知此良裘則與彼黼裘一也但無正文約與之同故言與以疑之也言黼裘者白與黑謂之黼謂狐白與黑羔合為黼文故謂之黼裘秋氣嚴猛取斷割之義故用黼謂之良裘者下經功裘之等臣所服見人功麤良裘與大裘皆君所服針功細密故得良裘之名又云此羽物小鳥鷦雀之屬鷹所擊者案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彼注云羽物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彼黃雀即此雀

之屬此鵠與雀亦是鷹所擊故連言鵠也云仲秋鳩化為鷹
仲春鷹化為鳩者此並月令文引此者證此仲秋行羽物與
月令仲秋鳩化為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羽物又
云仲春鷹化為鳩者證羅氏仲春行羽物與月令仲春鷹化
為鳩止殺之時故云與其將止云班羽
物者摠結春秋二時皆大行羽物
季秋獻功裘以
待頒賜
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鄭
疏季秋至
釋曰案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季秋則是九月授衣之
節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者功裘之內有羣臣所服之裘故
言以待頒賜○注功裘至所服○釋曰言功裘人功微麤者
此對良裘與大裘人功微密此裘人功麤故名功裘又云謂
狐青麤裘之屬者案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衰麤裘青狔衰彼
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衰青狔衰用雜
故為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引此者證功裘中有此狐青麤裘
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
之屬中含之矣若然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天
子下士玄端之服皆服之又云麤裘者鄭彼注引孔子素衣
麤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彼云羔裘注引孔子緇衣羔裘鄭
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

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
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
裘也又云狐裘者鄭注玉藻引孔子黃衣狐裘謂是十月農
功畢臘祭先祖之服據鄉來所解四種之裘君臣同有以其
經云以待頒賜唯據其臣若據天子諸侯除大裘之外亦入
此功裘之中案玉藻乃有狐白裘據天子之朝大夫已上所
服亦入此功裘之中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者先鄭之
意以良裘王所服故此功裘是卿大夫所服後鄭引之在下
者經云以待頒賜據臣而言司農云功
裘卿大夫所服得為一義故引之在下
王大射則其虎
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
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
存郊廟之事以射擇諸
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
公及王子弟射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
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
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臺謂之鵠著于
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

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
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
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亦九十
參七十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
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
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
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
廣一丈尊甲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
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
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
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
之為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
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
士無臣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
為豹○鵠古毒反為祭于偽反以與音預下得與同行下孟
反比毗志反下同而中丁仲反下天子中之以下中之而難
中以中皆同所射食亦反下自射所射共射皆同辜諸允反
木亦作準著直略反又張略反參素感反干五旦反劉音
鴈本又作狝遠千萬反正音征下同鴈音干劉音鴈一音岸

疏王大至其鵠○釋曰言王大射者王將祭祀選助祭之
人故於西郊小學之中王與諸侯及羣臣等行大射之
法故云王大射也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者虎侯者謂以虎皮
飾其側九十步之侯王自射之也熊侯者謂以熊皮飾其側七
十步之侯諸侯射之也豹侯者謂以豹皮飾其側五十步之
侯孤鄉大夫已下射之也云設其鵠者其鵠選以虎熊豹皮
為之方制之三分其侯鵠居其一故云設其鵠也云諸侯則
共熊侯者謂畿內諸侯三公于子母弟熊侯亦如王之熊侯
諸侯自射之豹侯者亦如王之豹侯羣臣其射之也卿大夫
者謂王朝卿大夫則其麋侯者亦五十步以麋皮飾其側君
臣共射之云皆設其鵠者熊侯已下亦以熊豹麋之皮為鵠
三分其侯鵠居一焉故云設其鵠也○注大射至為豹○釋
曰知大射為祭祀射者見禮記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
既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故知大射是將祭而射也云王將
有郊廟之事者郊謂祭五天帝於四郊不言圖王祭昊天亦
有可知廟謂祭先王先公皆是也云以射擇諸侯至得與於
祭皆禮記射義文案彼云天子以射擇諸侯卿大夫士即云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宮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而中少者不得
與於祭是其大射擇諸侯羣臣貢士得與於祭之事也云諸侯

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若六命賜官及建其長立其
兩可得及卿此經卿與大夫同廢侯明諸侯之內唯有三公
王子弟也言封畿內者此謂王子弟無官直得采地而已言
封畿內者對魯衛晉鄭之等封在外為諸侯者也云卿大夫
亦皆有采地焉者案戴師大都任置地是此諸侯也又云小
都任縣地家邑在稍地是其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云其將
祀其先祖亦與其羣臣射以擇之者諸侯亦與畿外諸侯同
五廟卿大夫亦三廟此經不云孤孤六命亦與卿同是其祀
先祖之事也云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之中知然者案儀禮大射云
大射各自於其西郊之學射宮之中知然者案儀禮大射云
公入鷲自外而來入明王已下皆於郊學也云侯者其所射
也者以其雖有正鵠之別侯是總名故云侯者所射也云以
虎熊豹麋之故飾其側者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
者唯有一兩傍之側故云飾其側也云又方制之以為羣謂之
鵠著于侯中者梓人為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
所謂梓人張皮侯而棲鵠云王之射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知王
遠近三等人有尊卑分為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知王
射虎侯諸侯卑於天子其自射射熊侯明助王祭亦射熊侯
卿大夫卑於諸侯以其自家射射麋侯五十步明助王亦射

豹侯五十步故知射豹侯卿大夫更言已下者兼有士亦射
豹侯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以其唯
有二侯故分爲二等云鄉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者
以其唯有一侯故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至五十弓並約
鄉射記案鄉射記云鄉侯道五十弓案大射大侯參侯九
侯直言九十弓射侯五十弓並約鄉侯有弓字則大射所云九
十者九十弓射侯七十者七十弓並約鄉侯有弓字則大射所云九
侯與彼畿外諸侯同但用皮別耳故此注虎侯九十弓參侯
七十弓豹侯五十弓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弓參
十千五十者大射所云者是也鄭注大射云大侯者射侯也
參侯者參雜也豹侯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射侯者射侯也
飾也云遠尊得伸可同耳者對此經畿內諸侯之近尊不得
同於天子三侯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已下皆禮記
射義文鄭司農云鵠鵠毛也者先鄭意以鵠字與鵠鵠字同
故為鵠毛解之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
後鄭不從云方十尺曰侯者此先鄭之意見鄉侯五十弓
二寸以為侯中侯中一丈故云十尺此先鄭唯解五十步侯
於義則可若九十七五十五其侯摠方一丈則不可故後鄭
不從云四尺曰鵠者案梓人三分其侯鵠居一焉則無此方

四尺曰鵠故後鄭亦不從云二尺曰正者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大射之侯也又云張五采之侯遠國屬賓射之侯也若然賓射射正大射射鵠此既大射正鵠雜言故後鄭亦不從也云四寸曰質者言質即詩云發彼有的及鵠皆是一物其鵠不止四寸而已故後鄭亦不從云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者其侯道則去侯遠近之道故引鄉射記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者二寸據把中側骨中身也弓別取二寸以爲侯身也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者據虎侯也又云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者據熊侯也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也者據豹侯麋侯也云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者破司農摠方十尺曰侯之言云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者崇高也上下爲崇橫度爲廣如鄉者侯中丈八丈四一丈皆方故云廣與崇方也云參分其廣鵠居一焉者謂三分丈八丈四一丈之侯各取一分而爲鵠故云三分其廣鵠居一焉又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自此已下皆重釋鵠居一焉之義以其侯中丈八尺三六十八故鵠居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以其侯中丈四尺取丈二尺三四寸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三六十八又得六寸有二寸在寸各爲三分二寸併爲六分取二分名爲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也故云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也侯中一寸者

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一丈取九尺三三而九得三尺一尺在又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爲三分得一分名爲少半寸故云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云謂之鵠者此鄭釋鵠遷是虎豹等皮名爲鵠意故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者案淮南子鵠知來俗云鵠鵠是小鳥捷黠者也故云鵠鵠小鳥而難中云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者案禮記射義云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若然正鵠相對之物若鵠爲鳥正亦爲鳥若鵠爲直正則爲正直之正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是正鵠之名各有二義又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伏猛討迷惑者虎熊豹是猛獸將以爲侯侯則諸侯也是示能伏得猛厲諸侯麋者迷也將以爲侯示能討擊迷惑諸侯云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者以其祭者是大事射者觀德故爲大禮故於三侯之上取義衆多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案孝經云天子諸侯大夫皆言爭臣士則言爭友是無臣也大射者所以擇臣士則無臣可擇故經不言士之大射士自無大射之禮得與天子大射者以其得助祭故也是以鄭注云豹侯卿大夫已下所射已下即士也至於賓射士自爲賓射故射人云士射侯二正不得與天子賓射是以鄭射人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是也云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不從故書者虎侯是天子

大侯不宜在諸侯熊
侯之下故不從也
大喪厥裘飾皮車
皮車遺車之
革路故書厥
為淫鄭司農云淫喪陳裘也立謂厥興也若詩之興謂象飾
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厥許金反又火飲
反遺棄戰反興
疏 大喪至皮車。釋曰大喪謂王喪厥猶
虛應反下同
疏 興也興象生時裘而為之謂明器中之
裘即上良裘功裘等云飾皮車者亦謂明器之車以皮飾之
○注皮車至小耳。釋曰皮車遺車之革路者案冬官考工
記飾車欲修棧車欲弇除棧車之外皆用革鞅即此皮車非
專革路鄭特云皮車革路者此司裘所飾唯革路而已云故
書厥為淫鄭司農云淫喪陳裘也者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厥
者衆多故書皆為淫先鄭皆為陳後鄭皆破從興與謂興象
生時之物而作之必知為陳非為興是者車僕云大喪厥革
車圍人云厥馬亦如之即是所厥車馬又禮記檀弓云竹不
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
作明器非陳設之理故不從先鄭立謂厥興也若詩之興謂
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云凡為神之
偶衣物必沽而小耳者案禮記檀弓孔子云謂為備者不仁
鄭以備為偶也故鄭云神之偶衣謂作送死之衣與生時衣
服相似又云物沽而小者沽麤也謂其物沽略而又小即竹

不成用瓦不
成味是也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
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皮革踰歲乾久
乃可用獻之獻

其良者於王以
入司裘給王用
疏 掌皮至獻之。釋曰云秋斂皮冬斂革
革秋斂皮者鳥獸毛毳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乃須治用
功深故冬斂之乾久成善乃可獻故春獻之也。注皮革至
王用。釋曰知良者入司裘者以其司裘
掌為王大裘以下故知良者入司裘也
遂以式灋頒

皮革于百工
式灋作物所
疏 遂以至百工。釋曰上
用多少故事

入百工因上事故云遂也百工者即冬官六十官主作器物
若裘氏韋氏函人之類用皮者也。注式灋至故事。釋曰
云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者作若裘氏作裘函人
作甲冑謂皮革皆有用物多少之數有舊法者也
其其
毛毳毛為氈以待邦事
當用氈則其之毳毛毛細
縵者。毳尺稅反縵音辱
疏

其其至邦事。釋曰鄭云當用氈則共之謂若掌次張氈案是當其用氈則掌皮共氈毛與冬官使作氈與掌次也。終則會其財齋。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鄭

司農云齋或為疏。疏則會計其皮之本數之財及出與人物資。見賢通反。注財斂至為資。釋曰財斂財本數者經云財與齋二者並據皮革而言也。言斂財本數者謂四方所有皮革之入掌皮之數是本數也。云及餘見者謂出給不盡見在庫者也。云子人以物曰齋者。齋有兩義。上外府注行道曰齋。此皮革無行道所用之義。故齋為出給與人物解之也。云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者。漢時考使謂之計吏。有詔賜與之則曰齋引之證。齋是與人物也。鄭司農云齋或為資。先鄭意一部書齋或為資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

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版謂宮中闈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

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闈寺者稍食。疏注吏祿稟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眾者就寡均宿衛。

謂至宿衛。釋曰內宰既職當內事與大字主外事相似故知版之所書者謂宮中闈寺之屬并宮中官之子弟皆屬內宰書之於版焉。既主內事故知所圖者不出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又知政令謂施闈寺者以其闈人主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之戒令。內宰為之長。故知政令者施之於闈人。寺人也不言內小臣及內豎者蓋亦施之也。云稍食吏祿稟也者。吏即闈寺子弟宿衛后宮者。宮正所均謂宿衛王宮者以米稟為祿之月俸均之者。當知見在空闕也。云人民吏子弟者以其所均稍食是吏之子弟。明所分宿衛還是吏之子弟也。

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

十一人。立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昏禮母戒女曰夙夜毋違宮事。疏以陰禮教六宮。釋曰禮教六宮之人自后已下至女御後鄭意以婦人之禮教后一人六宮即后也。注鄭司至宮事。釋曰先鄭知陰禮婦人之禮者以其將用教婦人故知陰禮是婦人之禮也。云六宮後五前一者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

立官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為之南北相當耳云工之
妃百二十人至八十一人此是禮記昏義之文彼據周法引
之者先鄭意欲見內宰教此六宮之人也立謂六宮謂后不
從先鄭者若此文兼后至女御應言及與凡殊之下別自教
三夫人已下此文既在於上明專教后一人而已云若今稱
皇后為中宮矣者漢舊儀有此事也引昏禮者證婦人稱宮
之意也

以陰禮教九嬪
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也

疏
注教以至省文。釋曰司農意上文教六宮之人說此
故內宰既更別教之也後鄭意下文別教九御故知此教
三夫人已下不言三夫人世婦者舉中以見上下省文

婦職之濶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

服禁其奇表展其功緒
婦職謂職紅組紉縫線之
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
千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
踰侈奇表若今媚道展酒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為三杜于春
云當為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奇紀宜反表似嗟反本亦
作邪紅女金反組音祖紉似倫反線曲職反字亦作綫

疏

以婦至功緒。釋曰內宰以婦人職業之法教九御上文世
婦已上皆直言陰禮不言職此言職者以其世婦以上貴無
絲枲等職業之法故也云使各有屬者女御八十一人九人
為一屬屬猶聚也九人同時御又同為絲枲之事。注婦職
至之事。釋曰婦職謂織紅組紉為一事組紉又為一事縫
線又為一事三者皆婦職也案詩注云王后織玄統公侯夫
人絃緹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
下各衣其夫貴賤皆有職者彼示謙貴無得遊乎率先之意
非如此絲枲二事責其功緒也又云九御女御也者序官云
女御故就而釋之也云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者案下女
御職云掌御斂于王之燕寢此云九御是九九而御于王因
以號焉云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同事也者此鄭釋九人
為屬之意也云正其服止踰侈者女御祿衣是正不得踰侈
服展衣以上也云奇表若今媚道者案漢書漢孝文時婦人
蠱惑媚道更相呪詛作木偶人埋之於地漢法又有官禁云
敢行婦道者若然媚道謂道妖巫蠱以自衛媚故鄭舉漢
法證經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謂祭
奇表也

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
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

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
其爵以瑤為飾。裸古亂反。瑤音遙。不與音預。醕士斬反。劉
侯者反。疏大祭至如之。釋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裸
又音肩。疏者謂室中二裸。后亞王裸尸獻謂朝踐饋獻后
以玉爵亞王而獻尸則贊者此三事。內宰皆佐后裸時以璋
瓊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云則贊也。瑤爵亦如之者。謂尸
卒食王醕尸后亞王而醕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益
齊以醕尸云。瑤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注謂祭至為飾。
釋曰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裸
此云裸故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
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裸。獻瑤爵之事。故摠言宗廟也。云王
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者。案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
牲。彼據君而言。則知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裸也。案司尊
彝注后亞王灌訖乃出迎牲者。以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
以既灌之中不言無后灌。是以鄭云后灌後乃迎牲。此云迎
牲後后乃裸鄭以迎牲是王事。欲取王事自相亞故。退后裸
於迎牲後也。又引祭統已下者。彼雖諸侯禮欲見后有從王
亞裸之事。與諸侯同也。又云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
也者。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
腥之孰其殺謂體解而孰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

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時。時祝延尸於戶外
之西南面。后薦入豆。八簋。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
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
以獻尸也。朝踐訖乃孰其殺。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益齊以
獻尸。后亦以玉爵酌益齊以獻尸。名為饋獻。云瑤爵謂尸卒食
王既醕尸后亞獻之者。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
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醕尸。謂之朝獻
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益齊以醕尸。謂之再獻。故云后
亞獻也。云其爵以瑤為飾者。鄉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醕尸
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醴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
魯用王禮。即知王醕尸亦用玉醴。后醕尸用璧角。實長醕尸
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
則曰璧。角受四升。瑤為搃。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
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也。

樂之儀 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疏正后至之儀。釋
者服謂若內司服。禕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謂
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而詔其禮樂之儀者。后之行
禮之時。皆合于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告。后使依於法度。故
云詔其禮樂之儀也。注薦徹至立處。釋曰案九嬪職云

禮記注疏卷七

七

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
雍是薦徹皆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禮耳經兼云樂者禮
樂相應也云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者但天子諸侯祭
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特牲云主婦亞獻尸尸拜受
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者避內子及尸醉主婦主婦適
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亦於房中南面拜受爵
至於少牢主婦入戶西面獻尸及酢主婦無入房之文即此
云位謂房中戶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及阼所立處者
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于阼階上獻尸俯訖主婦乃洗爵
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
主人席北拜送爵云主人席北即當阼也贊九嬪之禮事
階故云阼所立處此約有司徹而言也贊九嬪之禮事
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疏注助九至豆籩。釋曰
薦玉盞薦徹豆籩。盞音咨。贊助也鄭云助九嬪贊
后之事者以經云贊九嬪之禮事則助九嬪經自明矣知九
嬪贊后者即鄭所引九嬪職贊后為后薦玉盞薦徹豆籩等
是九嬪贊后之事即是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也

贊

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
而禮實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

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裸者謂行朝覲禮訖即行三享之禮享
訖乃賓於戶牖之間獻謂饗燕賓客后亦助王獻賓瑤爵謂
王饗燕酬賓時后亦助王酬賓皆贊助于后也。注謂王至
之禮。釋曰鄭知賓客是王同姓及二王之後者見大行人
云上公之禮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則是
上公乃有再裸王先一裸次后再裸按孝經緯云二王之後
稱公則知二王之後有后裸也又案巾車云同姓金路鄭云
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則此云王之同姓亦謂為
侯伯得與上公同再裸亦裸也故鄭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
與異姓同一裸無后裸也故鄭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
朝親為賓客者但裸時大宗伯代后至于拜送則后則內宰
亦贊后拜送爵云裸之禮亞王而禮賓者案聘禮有以醴禮
賓之言故鄭依而言之若據大行人則云裸也云獻謂王饗
燕亞王獻賓也者后之裸者饗燕亦與焉案大行人云上公
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無
飲酒之禮唯有饗燕耳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立行禮在廟獻
依命數爵盈而不飲燕禮其牲狗行一獻之禮四舉旅降脫
屨升坐其爵以醉為度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獻賓

疏

凡賓至皆贊。釋曰賓客

酬賓之事內宰皆贊后也引坊記者陽國之侯來朝於穆侯
穆侯饗陽侯之時穆侯夫人亦助君獻酬于賓其時陽侯見
穆侯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歸國故大饗廢夫人
之禮引之者證古者諸侯夫人助君饗賓明天子后亦有助
王饗燕賓故經云 致后之賓客之禮 謂諸侯來朝觀
后裸獻之事也 及女賓之賓客
疏 注謂諸至賓客。釋曰致后之賓客之禮者謂若酒正
致禮于賓客法明后亦致牢禮於賓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
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云女賓之賓客者謂
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
見王后之法故亦致禮焉 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
婦正其服位 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
夫后命其婦立謂 凡喪至服位。釋曰喪言凡則王及
士妻亦為命婦 后世子已下皆是以其皆有服位故
云凡以廣之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
婦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注使使至命婦。釋曰以
外內命婦卑故內宰不自治之故經云使明使其屬之上
治之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者以其對外命婦故知內

命婦是九嬪已下可知也不言三夫人者三夫人從后不在
治限故不言也可農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者先鄭見禮記
玉藻曰君命屈狄是守男夫人彼是后命之明王朝之臣亦
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可知立謂士妻亦為命婦者夏殷之禮
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
于朝妻榮于室明士妻亦為命婦可知若然喪服命其命婦
皆據大夫不命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為識 凡建國佐
故唯據大夫為命夫其妻為命婦不及士也
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
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司次也敘介次也陳猶處
也度量也尺也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
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所立社也故書淳為
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
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陰禮婦人之祭禮。淳
劉諸允反注皆同徐音純朝直遙反下同介音界或作分非
純諸允反下同 **疏** 凡建至陰禮。釋曰王者建國非定一
服音紙與音餘 所隨世而遷謂若自契至湯入遷大王

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該
之也凡建國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謂司市所居置其敘謂
脊師賈師等所居正其肆謂諸行列肆之等陳其貨賄貨賄
為有諸物皆陳列之也出其度量謂內宰佐后出度之丈尺
量之斗斛及出溥之幅廣狹并制之丈八尺又於市中祭之
以陰禮謂婦人之祭禮也。注市朝至祭禮。釋曰云市朝
者君所以建國也者謂建國必須有市朝故鄭即覆釋云建
國者必面朝後市而朝後市乃冬官匠人文云王立朝者即
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云陰陽相成之
義者朝是陽王立之市是陰后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
云陰陽相成之義也云次思次也者地官司市云思次介次
彼注破思為司字解之云敘介次也者亦司市文介副也謂
若胥師賈師等所居也案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
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
經無肆文故以敘為行列并思次介次其為一所謂處置其
貨賄也云度丈尺也者律歷有分寸尺丈引五度今只言丈
尺略言之也云量豆區之屬者此案左氏昭公傳晏子云齊
舊四量豆區金鍾又案律歷五量等谷升斗斛此獨言豆區
者之屬中舍之又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

也者市乃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為市中之社亦先后所立社
也云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
支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丈八尺純四邪與此二者並
增成子春義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邪何答
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
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
四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
祭服 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
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者內宰以仲春二月詔告也告
后帥領外命婦諸臣之妻內命婦三夫人已下始蠶於北郊
云以為祭服者禮記祭義亦云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
以為祭服此亦當染之以為祭服也。注蠶于至室焉。釋
曰云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者案禮記祭統云天子親
耕於南郊鄭以諸侯為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為尊則后蠶于
北郊純陰為尊也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案月令三月后
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案馬職云禁原蠶者
彼注天文辰為馬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
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亦仲春始蠶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

司馬遷流文

七

生蠶之時又浴種乃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

生之故設文異也

功事 內人主謂九御 **疏** 歲終至功事。釋曰歲終亦謂周之季

則月請是也云稽其功事者稽計也又當計女御之稍食稍食

之功事以知多少。注內人主謂九御。釋曰知內人主是

女御者案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佐后而受

齋嬪婦既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也

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獻功

御之屬鄭司農云然而獻功 **疏** 佐后至罰之。釋曰佐后

玄謂典婦功日及秋獻功 而受獻功者謂內宰佐助

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布帛等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

者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今言麤良不云惡

言良不云細者互見為義也云而賞罰之者良則賞之麤則

罰之以示懲勸也。注獻功至秋獻功。釋曰鄭知獻功是

九御之屬者上文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是

九御之屬可知司農云然而獻功謂冬獻功立引典婦功職

秋獻功不從先鄭者以其內宰佐后受明是 **會內宮之**

婦官所造還是典婦功女御等秋獻功也

財用 計夫人以下所用財 **疏** 是摠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計之

故鄭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

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

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 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

者。調徒弔反度待洛反或如字 **疏** 正歲至其守。釋

月歲始故摠均宮中所受稍食月俸之人因歲始又施其女

功絲枲之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者亦以歲始憲謂表縣禁

令于王之北宮北宮則后宮而糾其守者謂宿衛之子弟糾

其惰慢者也。注均猶至衛者。釋曰鄭以均為調度者受

月請者尊卑各有常度今均之者謂調之使依常度云謂之

北宮者係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者欲見王有六寢

后有六宮各自不同必繫王而言者婦人有三從之義后雖

自有六宮必資王之禁令故繫王而言也云守宿衛者謂若

宮伯所掌士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

種之種而獻之于王

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

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
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
之稔王當以耕種于藉田立謂詩云黍稷種稔是也夫人以
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
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
從容論婦禮。種直龍反本或作重音同案如字書禾旁作
重是種稔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稔音六木又
作穆同之種章勇反注藏種同傳直宣反下同番音煩孳
音茲又作滋又上時掌反而徧云音通絕句從容如字疏
上春至于王。釋曰上春者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
上春也內宰以上春建寅之月又詔告王后帥領六宮之人
而生種稔之種而獻之于王者一則助王耕事二則示於宮
內無傷敗之義也。注六宮至婦禮。釋曰云古者使后宮
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者王妃百二十人使之多為種
類藏種者亦是種類蕃孳之祥故使藏種也云必生而獻之
示能育之使不傷敗者生此種乃獻之非直道此種不傷敗
示於宮內懷孕者亦不傷也云且以佐王耕事者王親耕后
規發皆為祭事今后雖不耕藏種獻之者亦是佐王耕事云
共禘郊也者禘謂祭廟郊謂祀天舉尊言之其實山川社稷

等皆用之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稔
者今世見有此先種後孰後種先孰目驗可知也玄謂詩云
黍稷種稔是也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先鄭直云先種後種
不見穀者後鄭意黍稷皆有種稔云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
宮者此已下亦是增成鄭義所分居者唯據九嬪以下三夫
人不於居而云三夫人以下則餘三夫人亦得為三夫人以
下也云每宮者后六宮故云每此言與下為目也九嬪一人
者九嬪九人六宮各一人則三人在也世婦三人者世婦二
十七人六宮每宮三人則九人在也女御九人者女御八十
一人六宮各九人餘二十七人在也其餘謂不分者故云
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也云從后唯其所
燕息焉者后不專居一宮須往即停故云唯其燕息焉云從
后者五日而沐浴者凡侍尊者須潔淨故須沐浴浴身體也
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者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
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
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
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
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
宮揔遍故云十五日而徧云者無正文鄭以意配之故言云
以疑之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者王后六宮夫人有三

分居不遍因即尊之三公坐與王論道三夫人尊卑與三公同三公侍王三夫人亦侍后故取並焉者以證三夫人不分居宮之義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命謂使令所為或言王后或言

后通耳。疏內小至服位。釋曰敍官云奄上士四人案

令力呈反。疏夏官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則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注命謂至通耳。釋曰云

命謂使令所為者以其后無外事明云命者是使令所為云

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者以此經及上經皆云王后下文則

皆云后鄭恐人以為別有義意故云通耳無義例也

后出人則前驅**疏**后出

驅。釋曰此小臣是奄人與后導道是其常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徹后之俎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

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道音導

相息亮反注同**疏**若有至之俎。釋曰云若有祭祀賓客

為后于偽反**疏**喪紀則擯者此三者事至無常故云若

若不定之辭也則擯者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

也三事皆與后為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

內人之禮事者詔相正皆是上擯但據尊卑不同故以詔相

別之云徹后之俎者謂后於東房中受尸酢之俎內小臣徹

之。注擯為至之俎。釋曰言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者后

為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為也

云詔相正者異尊卑也者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

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云俎謂后受尸之爵

飲於房中之俎者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

酢次主婦酌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

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者

使往問遺之。好呼

報反下同**疏**注后於至遺之。釋曰后於其族親者后有

遺唯季反**疏**族親在四方謂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謂若魯

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也王后意

行所善遺小臣往以物問遺之四方諸侯言事卿大夫言令

者后雖無正令施與卿大夫時有言教至焉故云
令也后於畿外全無言教所及故以事言之也
掌王之

陰事陰令

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書漏不盡
八刻自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王所求為

於北宮。見賢通。疏。注陰事至北宮。釋曰云陰事羣妃
反下同掖劉音亦。御見之事者謂若九嬪職後鄭所云
者是也又云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者王於北宮求為謂若
縫人女御為王裁縫衣裳及絲枲織紵之等皆是王之所求
索王之所造為者也言北宮者對王六
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

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中門於外內為中若
今宮闈門鄭司農云

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
觀。觀。闈人至之禁。釋曰言闈人者墨者使守門闈
古亂反。疏。闈人守王宮中門耳中門者王有五門雉門為中
門掌守雉門之禁譏其出入之者也。注中門至兩觀。釋
曰中門於外內為中者雉門外有皐庫內有應路故云於外
內為中也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庫門在雉門內為中門路門
一曰畢門者取尚書顧命云二人爵弁立於畢門之內言路

門者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為名言畢門者從外而
入路門為終畢玄謂雉門為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為二門必
知雉門為中門者凡平諸侯三門有皐應路詩云乃立皐門
皐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
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三兼四云庫門天子皐門則庫門向外
兼皐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
庫門向外兼皐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
門外明矣又引春秋傳者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
觀災公羊傳曰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
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今鄭所引不與彼
傳同者鄭勤傳非彼正文也引之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
兩觀為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為中門有兩觀矣
喪

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

喪服衰經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夏甲者賊器盜
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

不入宮 喪服衰經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夏甲者賊器盜
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
龍奇無常怪民狂易。衰徐音崔識式志。疏。注喪服至狂
反又音式。龍士在反易以鼓反徐音陽。疏。釋曰鄭
云喪服衰經也者案下曲禮云苞履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
履謂杖齊衰扱衽斬衰初死服厭冠總小功冠檀弓云士唯

公門脫齊衰服問云大功免經鄭云衰經義出於彼也云凶器明器也者案士喪禮主人所造曰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此經凶器亦應兼有就器而云凶器明器者以主人明器為主也云潛服若衷甲者謂若襄公二十七年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是也云兵物皆有刻識者案定十年侯犯以邱叛叔孫氏之甲有物是也云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龍奇無常者案閔二年晉使大子申生伐東山阜落氏衣以偏衣佩之金玦罕夷曰龍奇無常金玦不復先丹木曰狂夫阻之是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出入當也
須使者符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帥色類反注同使色吏反將帥子匠反苛本又作阿呼。疏注三者至出入。釋曰云當河反又音何徐黑嗟反。疏須使者符節者道路用旌節乃得。以時啓閉。疏時漏。疏時漏盡。釋曰漏盡者謂若行耳。以時啓閉。疏時漏。疏時漏盡。釋曰漏盡者謂若夜則四十刻冬至晝則日見漏四十刻夜。凡外內命夫則六十刻就時之間大判九日按一刻。凡外內命夫

闕本又作辟婢。疏注辟行至中者。釋曰內命夫卿大夫亦反避也注同。疏土之在宮中者謂若宮正所掌者也對在朝卿大夫士為外命夫鄭雖不解外內命婦其外掌婦命婦則惣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已下也。掌婦門庭。門庭門相當之。疏注門庭至之地。釋曰闕人掌之地謂之門庭也若餘門庭則各有守門者掃之也。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躡止行者廟在中門。疏大祭至廟門。釋曰喪紀設門燎躡宮門廟門者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躡止行人也。注燎地至之外。釋曰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繩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購燭矣對人手藝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凡賓客亦如之疏。凡賓至如之。釋曰賓客在宮中廟及躡止行人。謂若饗食在廟燕在寢皆為設門燎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糾猶割察也。相息亮反下及注同道徒報反

疏 注內人至察也。釋曰女宮刑女之在後同 宮中者謂男女沒入斯宮為嬪者也 若有喪

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

謂官卿 案春官官卿世婦云掌樂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既言致於有司明是男子官官卿所掌女宮也非是下文世婦之帥女宮者也 佐世婦治

禮事 世婦二十 七世婦 **疏** 注世婦至世婦。釋曰上云有司是二十七世婦以寺人是奄者故得佐世婦治喪事禮事即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 掌內人之

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

而詔相之 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未可以關於禮

○臨良鳩 反後同 **疏** 注從世至於禮。釋曰鄭知從世婦不自弔故知不自弔臨案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外不指斥其事得從之也云若哭族親者世婦所掌弔唯云弔卿大夫云哭族親據理而言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女御亦往哭之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

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便婢面反朝直遙反下同 **疏**

注內后至自復。釋曰鄭知豎是童子者謂若春秋左氏叔孫穆子於庚宗婦人生牛牛能奉維使為豎也又知童子無與為禮者案禮記玉藻云童子無事則立於主人之南北面云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者經云凡通小事復白也明大事待朝自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

內人蹕 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為于僞反注下同 **疏** 若至人蹕。釋曰此豎為祭祀賓客喪紀三事為內人蹕者皆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禘禘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

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為祖奠遺奠時也皆為內人躡止行人也。注內人至小事。釋曰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案下世婦職云掌祭祀已下三事與此經三事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概及為粢盛也云內豎為六官躡者以其掌內小事者以其躡止行人。王后之喪人既是小事故還使內豎掌小事者躡也。

遷于宮中則前躡及葬執喪器以從遣車

者將葬朝于廟喪器振飾類沐之器。疏王后至遣車。遣棄戰反後遣車皆放此類呼內反。釋曰后喪遷於宮中謂七月而葬將葬而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躡止行人也云及葬執喪器以從遣車者謂朝七廟訖且將行在大祖廟中為大遣奠苞牲取下體天子大牢苞九箇遣車九乘后亦同使人持之往如墓則此內豎執喪器從遣車之後以其遣車載牲體鬼神依之故使執喪器從之若生時亦執喪器從也。注喪遷至之器。釋曰鄭知喪遷是將葬朝於廟者以其喪極遷在宮中唯有朝廟時故禮記檀弓云周朝而遂葬是也云喪器振飾類沐之器者以其從遣車若生時從后后之私喪小器唯有振飾類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王府云凡喪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類沐器者彼

據生時故與沐第等連文但死者器物雖皆不用仍法其威儀者故此注喪器為振飾類沐之器不為清器虎子也知其振飾類沐器者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匱并有篋巾巾為振飾槃匱為盥手明其類面沐髮亦有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匱是送葬之時有喪器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

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箴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婉於既反婉音晚見賢通反月上。疏九嬪至王所。釋曰云掌婦學之灋時掌反放方往反。者謂婦人所學之法即婦德已下是

也言以時御教于王所者謂月初甲者為始望後尊者為先是也。注婦德至月紀。釋曰鄭知婦德謂貞順已下義如此者但此經雖有四事之言無事別目案內則云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治絲繭織紵組紃鄭此注婦德謂貞順當彼聽從此云婦容謂婉婉還當彼婉婉也此云婦功謂絲泉還當彼執麻泉已下惟婦言注與彼少異此注以婦言謂辭令彼內則注以婉為言語婉之言媚也謂容貌也。不同者以彼經無四事之言故分婉婉為二事以充四德此有四事之言故并婉婉為容貌別以辭令解婦言然彼以婉婉亦兼婦言者以其言語婉順亦得為容貌故也。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者欲見三夫人及后各當一夕不為九御也言此者釋經稱女御為九御之意云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者釋經使九嬪教女御之意云既習於四事即經婦德之等是也云又備於從人之道謂御序之事即經各帥其屬以時御敬於王所是也云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者此釋經以時御敬于三所之事云亦九九相與從王者亦上居宮及以作二事皆九人相配故以亦之也云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者案左傳云君子晝以訪問夜以安身女者定男於夜節宣其氣以云勸王息也云亦相次敬者亦上居宮有次敬也云凡羣妃

御見已下無正文鄭以意消息婦人者陰象月紀故月與后妃其象也云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者案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從著嚮微卑者宜後也云亦十五日而備云者言亦者亦上居宮言云者亦無正文故以云疑之也云孔下云已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云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為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為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云婦從夫放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王燕寢而御之意

比祭不禮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
玉盥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書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盥音吝劉音祖稽反敦音對。

疏
凡祭至豆籩。釋曰言凡祭祀者后無外事唯有宗廟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盥贊助也助后薦玉盥也云贊后薦徹豆籩者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也。注玉盥至為玉釋曰云玉盥玉敦受黍稷器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則周用簋特牲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盟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云玉敦者謂以玉飾敦謂若王府云珠盤玉敦但彼以珠

槃盛牛耳玉敦盛血此玉敦盛黍稷為異耳云后進之而不
徹知者豆邊云贊薦徹玉盥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
已案禮器云管仲饋簋注云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
亦飾以玉而不云者但玉敦后親執而設之故特言之其簋
則九嬪執而授后后設之若少牢主婦親受其酒
醴醢其餘婦贊者授主婦主婦設之故不言也 若有賓
客則從后當贊疏注當贊后事。釋曰后之有事於
賓客者唯有諸侯來朝王親饗燕
后當助王饗燕時九嬪從后往也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
哭衆之次疏大喪至如之。釋曰大喪謂王喪帥敘哭者
敘者乃哭謂若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
為前後列位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敘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七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周澍

周禮注疏卷七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七

司書

久藏將朽蠹余本嘉靖本蠹作蠹葉鈔釋文同

云式據用財言之閩毛本同案云當作九監本云下劍
擠九字非

重以其職監本以改於

謂司會八法八則之貳是也此本注作灋據閩監毛本
訂正

木在生利也惠按本作中正生利也

掌事者受灋焉諸本同監本灋誤法唐石經闕

法猶數也此本閩本法誤灋今據嘉靖本監毛本訂正疏
中準此

司書

要寫一通副貳文書

惠校本要下有謂

考其法於司書

此本閩監毛本法誤灋今據宋本余本嘉靖本訂正

職內

而執其總

唐石經宋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總改總

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

諸本同盧文昭云上種類釋文云種章勇反當有下同二字此

種別當音彼列反今皆不著則陸所見本當是總謂簿書之大凡無種別與三字種別之與大凡義正相反注疏本係誤衍觀賈氏所釋亦似無此三字案賈疏釋上經注辨字云種類不同須分別之又云分別使衆類相從釋此經注總字云總謂收入多少總要簿書是此注之言種別為衍文無疑。按財用物既種類相從則簿書有種別有種別因有大凡辨謂處物總謂簿書刪去三字則失其義矣

賦是摠名

閩監毛本摠作總案總摠同字後人分別經總字從糸摠凡字從手義疏舊本摠凡字皆

從手此因唐石經作總故經字皆作系旁而賈疏自釋之辭仍用手旁以區別之其實一字也故云受其貳令書之

浦鑑云令下脫而

彼注云王有令

盧文昭云御史注令作命

所以得有物出與入者

盧文昭云入當作人

釋曰言會者

惠校本言作及此誤

以已之入財之數

閩本已作已此誤

謂轉運給他

宋本他作也案疏云更給他官

職歲

以待會計而攷之

唐石經諸本同宋本攷作考非案經作攷用古字注作考用今字

及至也至歲終會計之時

惠校本無至也

職幣

振猶拊也檢也

宋本嘉靖本檢作檢案唐人書檢字多從手此作木旁蓋由近人所改

以書楊之

唐石經余本閻監毛本同釋文亦作楊從木宋本嘉靖本漢制考作揭字從于注中同。按從木者是

司裘

為此大裘

惠校本為作惟此誤

仲秋鳥獸毼毼

釋文毼音毛毼先典反九經古義云毼當為毼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毼毼中冬鳥獸毼毼涉下而誤耳

唯君有黼裘以誓獮

浦鏗云玉藻獮作省注云省當為獮

人功微麤

宋本麤作麤俗字此本疏中亦作人功微麤今並訂正

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麤裘

此與禮記注合閻監毛本麤作麤依今論語所改。按說

文作麤俗作麤

又方制之以為羣

諸本多誤余本岳本羣作羣當訂正釋文為羣諸元反本亦作準惠校本疏中亦作羣。按說文作羣正字也

著于侯中

余本于當於當訂正釋文標著於二字

參七十千五十

宋本余本嘉靖本閻本同岳本亦作千監毛本參改參千改狩案釋文參七素感反千五劉音鴈本又作狩今本作參作狩非參七十千五十大射文注云參讀為參于讀為狩

故書諸侯則其熊侯虎侯

宋本余本嘉靖本閻本同監毛本熊侯誤熊虎漢讀考云說文

侯天子射熊虎豹諸侯射熊虎此從故書以熊侯為最貴天子諸侯同之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與許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其熊侯虎侯豹侯作義疏者因司農說虎侯王所自射

熊侯諸侯所射因升虎於熊上耳司常熊虎為旗熊在虎上射人注熊虎豹余仁仲本如是作疏者亦易為虎熊豹既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浦鐘云即誤既

天子以射擇諸侯卿大夫士惠校本擇作選

糝七十狩五十者大射所云者是也惠校本作參七十

此本因下云糝侯者糝雜也遂改參為糝閩監毛本作糝作豸

大侯者豸侯也閩監毛本作熊侯也與大射注合

先鄭意以鵠字與鵠字同閩本同誤也監毛本作鴻鵠字同當不誤

見鄉侯五十弓閩本同監本刻擠複出鄉射二字毛本遂排入

謂象飾而作之諸本皆作象似疏云象似生時而作此作飾涉經飾皮車致誤

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沾而小耳案賈疏讀凡為神之偶衣句絕物必沾而小耳句絕

惠士奇云物當屬上句。按惠說是

掌皮

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余本嘉靖本灋作法下疏同當訂正

行道曰齋浦鐘云行道下脫之財用三字

先鄭意一部書案書下當脫內

內宰

稍食吏祿稟也宋本嘉靖本稟作廩非祿稟與倉廩絕不同

吏即闕寺弟子惠校本作子弟此誤例

故內宰口更別教之也閩本亦實闕一字監毛本補作特。按此當是復字扶又反上

經教皇后此經教夫人九嬪世婦而省文單舉九嬪

漢法又有官禁云漢制考同閭監毛本官作官。按當是官字
謂道妖衰巫蠱漢制考蠱作術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唐石經瑤爵上更有贊字今本脫案下云凡賓客之禩獻瑤爵皆贊承此經言之則此經當灌獻言贊瑤爵言贊也。按亦如之者謂亦贊也。正文所謂皆贊也若瑤上復有贊字則不可通唐石經非

謂王薦腥薦孰朱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孰改熟疏是其薦腥薦孰也同此本其誤瑤今據諸本訂正

室中二灌訖王出迎時浦鏜云牲設時皆內宰告后此本脫宰據閩監毛本補

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浦鏜云坊記穆作穆

乃賓於戶牖之間惠校本賓上有禮此脫

畫服如上公惠校本作車服今巾車注亦作畫蓋誤

者同姓為子男者浦鏜云若同姓誤者

案大行人云上公三饗浦鏜云掌客誤大行人監本三饗二

四舉旅降脫履升坐浦鏜云四疑至字誤

明后亦致牢禮於賓惠校本賓下有客此脫

禮記玉藻曰惠校本曰作云

喪服命其命婦惠校本其作夫此誤

彼據降服不降服為識閩本同監毛本識作說訂正

陰陽相承之義次司次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承作成司作思賈疏本同浦鏜

云釋曰彼處破思爲司字解之則此仍作思字也

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漢讀考云此子春易敦爲純鄭依所據本作淳稱天子巡狩禮以爲證也質人淳制杜亦云淳當爲純禮說云

丈尺等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子君道篇杜讀爲純義本淮南墜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

此案左氏昭公傳浦鍾云昭公下當脫三年

五量籥合升斗斛惠按本籥作侖此誤

案馬職云浦鍾云質誤職

故設文異也惠按本文下有有字

稍食則月請是也案月請乃月俸之誤下經均其稍食疏云所受稍食月俸之人可證此本

俸字缺壞似請閩監毛本遂誤作請下節疏受月請者同

會內宮之財用唐石經諸本同方苞云內宮當作內宮文誤也周語內官不過九御案疏云內宮是摠六

官之內所有財用皆會計之然則內宮猶宮內也與國語義別女史逆內宮注云鈞考六宮之計此經作內宮之證方亦以爲當作官非也

施猶賦也浦鍾云頌誤賦從注按○按鐘誤也古凡以物分布日賦國語社而賦事烝而獻功說文美賦

事也吳都賦方雙轡而賦珍羞注妄改而鐘從之

繫于王言之疏引注于作於此非

係於王言之案係當依注作繫下云必繫王而言者作繫可證

共禘郊也此本禘作帝誤今據諸本訂正

王當以耕種于藉田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藉作籍誤

此已下亦是增成鄭義案鄭上當脫先字

故云十五日而遍。此引注通當作徧賈疏自釋用遍字。接徧者說文字通者唐人俗字。

內小臣

遺小臣往以物問遺之。浦鏗云上遺當遺字誤。

后於畿外全無言教所及。此本畿誤幾今據閩監毛本訂正。

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宋本岳本嘉靖本漢制考同閩毛本白誤日監本誤目宋本記下空

關一字蓋本作白所記錄。按漢官舊儀有此條作白錄所記。

闈人。嘉靖本閩本同唐石經宋本監毛本作闈注及疏諸本皆作闈釋文闈人葉鈔本作闈

若今宮闈門。閩監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毛本作宮闈門當據以訂正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宋本作二曰庫門三曰雉門誤

臯門有亢。浦鏗云仇誤亢按詩釋文有仇本又作亢與此正合非誤也

則為之闈。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闈本又作辟婢亦反避也注同案釋文知經本作辟孟子行辟人可證此注云

辟行人使無干也經作闈蓋非。按經典多作辟然古經用字不一例未可謂闈為非也

蹕宮門廟門。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說文走部蹕止行也從走畢聲是部無蹕字今周禮皆作蹕惟大司

寇釋文作蹕

對人手藝者為手燭。浦鏗云執誤藝非也

寺人

謂男女沒入斯宮為嬪者也。惠按本作男女沒入縣官為奴者也此誤

掌樂宮之宿戒。惠按本作女宮

故得佐世婦治喪事。惠按本喪作禮此誤

凡內人弔臨于外。唐石經宋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于誤於

內豎

則立於主人之南北面浦鏜云南北字誤倒

以其蹕止行人毛本同闕本人字複衍監本先衍後刊

執褻器以從遣車余本同唐石經宋本嘉靖本闕監毛本褻

磨到此句重刻空一字原刻車字尚隱然可辨故每行皆十字此行獨十一字

天子大牢苞九箇惠按本箇作个

知其振飾類沐器者惠按本其作有

九嬪

明堂位盟魯得兼用四代之器闕本同監本剗改盟作

衆之次敘者乃哭宋本余本岳本同嘉靖本作衆之次序者乃哭經作敘注作序須人易曉是也

闕監毛本衆之誤倒作之衆

周禮注疏卷七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八

鄭氏注

賈公彥疏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摝

為齋盛摝拭也為猶差擇。摝古愛反拭音式清也。疏世婦至齋盛。釋曰此婦人所掌祭祀謂

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為此三事則帥女官而濯摝案少牢饗人摝鼎俎

廩人摝甑獻司官摝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

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刑女及

婦官故與彼異也。注為猶差擇。釋曰祭祀黍稷春人春

之饌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為非春非炊是差擇可知也

及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涖者臨也內羞

謂房中之羞。疏及祭至之物。釋曰案春官世婦官卿

涖音利又音類云掌女官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官

直臨之而已云凡內羞之物者謂稷餌粉養案少牢皆

從房中而來故名為內羞是以鄭云內羞房中之羞也掌

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使弔疏注王使往弔。釋曰案內宗云凡卿大夫

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文同而注異者彼上文云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彼文與后事相連彼主於后此上文無后故知此王使往可知也若然后無外事彼弔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則后不弔以其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總哀后不弔畿外諸侯既輕於王之卿既后不親弔畿外諸侯不親弔可知若然喪大記諸侯夫人弔卿大夫士之喪者以其諸侯臣少故不分別尊卑夫人皆弔之也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其事也此所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

女御掌御教于王之燕寢

言掌御教防上之專妬者于王之燕寢則王不

就后疏注言掌至宮息。釋曰鄭云掌御教防上之專妬宮息者鄭解不使九嬪世婦掌房之意若使在上掌之則有妬疾自專之事今使女御掌之官卑不敢專妬故也云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者被舊說云王就后宮者故

以歲時獻功事

絲象成疏注絲象成功之事釋曰上內宰云教

此也鄭云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即此獻功之事故凡祭祀贊

世婦

助其帥疏注助其帥世婦也。釋曰上世婦職云世婦助其帥疏掌祭祀賓客喪紀帥女宮及祭之日世

女官之具故知此贊

大喪掌沐浴

王及后疏注王及

者助其泣女官也。釋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為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喪沐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掌也

妻

疏注天子入妻又漢制度皆戴辟后

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從世婦而弔于

卿大夫之喪

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疏注從之至介

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

亦四人以無正文故
言蓋言云以疑之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

宮之中龍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
報福○禱丁考反一音都報反
疏注內祭至報福○釋
有戶竈中雷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
竈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之等其竈與門戶
人所出入動作有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
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
瘳也祠報福者以其后無外事禱祠又是
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
掌以時招梗
禴禩之事以除疾殃
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
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日禴禴猶刮去也御變異日禴禴禩也
四禮唯禴其遺象今存○梗古猛反徐依鄭音亢禴禴禩也
又戶外反禴如羊
疏掌以至疾殃○釋曰云掌以時招梗
反去起昌反下同
禴禴者此四事並非常求福去殃之
事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
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禴者除去見在之災禴者推卻見在

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注鄭大
至今存○釋曰鄭大夫以梗為亢惡去之立不從以為禦未
至者以禴禴二者已足去惡復以梗為亢惡去之文煩而無
禦未至之事故不從鄭大夫為亢惡也鄭大夫云招善者多
從之也杜子春云讀梗為更義無所取立亦不從之也云四
禮唯禴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禴不行唯禴
一禮漢目猶存其遺
象故云遺象今存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

內政
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
疏女史至內政○釋曰
貳之○治直吏反注同
案上敘官鄭注云女

史女奴曉書者是以掌王后禮之職事○注內治至貳之○
釋曰云內治之法本在內宰者案內宰職云掌書版圖之法
以治王內之政令今此云掌內治之貳故知
內治之灋本在內宰掌此女史書而貳之也
逆內宮
鉤考
計之**疏**逆內宮○釋曰逆謂逆而鉤考之言內宮亦對王之
六寢為內宮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
考之
書內令
后之令
疏注后之令○釋曰內令亦對王令
也

於六宮之中也 **凡后之事以禮從** 亦如大史 **疏** 注亦如至
曰案大史職云大會同朝觀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
以詔王鄭注云告王以禮事此女史亦執禮書以從后故云
如大史之於王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

之事齋 婦式婦人事之模範源其用財舊數嬪婦九嬪世

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采故書齋為資杜子春讀為資鄭
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采之事。齋音咨
本亦 **疏** 注婦式至之事。釋曰云法其用財舊數者此即
作資 **疏** 典經與泉所授絲采多少並有舊數依而授之云
嬪婦九嬪世婦者案內宰以作二事及婦功唯據九御而言
不見九嬪世婦有絲采之事此言嬪婦者但三夫人無職九
嬪已下皆有之但女御固德不備須教之九嬪世婦素解不
須教之其實有婦職也是以魯語云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
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則貴賤皆職事也云言及以殊之者谷
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案下內司服注言及言凡殊貴賤

也此云言及谷國中婦人者此云及非直破貴賤亦谷國中
婦人故云容也必知有國中婦人者以下典經云頌絲于外
內上注云外工外嬪婦也故大宰九職云嬪婦化治絲采是
其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云事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
采者以其行道曰齋經云女功事齋故知以女功之事來取
絲采也故書齋為資杜子春讀為資案上玄注以齊次為聲
從貝變易則雨字俱得今不破子 **凡授嬪婦功及秋**
春者從上注義可知不復重言也

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

之 授當為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
功時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苦讀為
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縑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
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授音受出注苦音古賈音嫁注
下同揭其列反徐張庶反 **疏** 注授當為受者以其上文
音仲著直略反徐張庶反 **疏** 知授當為受者以其上文
已授女功故知此為受云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
功時者以其經受嬪婦功在秋獻功上故不待秋獻功也云
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者婦人雖等受絲采作有
縑細善惡故以泉計而通為功布紵惡者盡其材猶不充功

布縮善者少送以充功直故云泉計通功也司農云苦讀為
蓋已下云云者司農之意以典婦功是都司摠掌故分別布
帛其典絲即唯主絲係為良者也典泉唯主布為苦者也
若後鄭之義即以典婦功主良典絲典泉主苦者又以絲泉
之中各自有苦良若然經云苦謂就良中苦者也云皆
比方其大小者謂比方其細小者復比方其麤大也
其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疏

釋曰此於典絲
以共至內府

典泉處受其良好者入此典婦功藏之
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之於內府也

職之頒婦
絲入謂九

所貢 **疏** 典絲至楊之。釋曰云辨其物者典絲唯受絲人
而云辨其物謂絲有善惡麤細不同非謂別有餘
物也。注絲入至貢絲。釋曰后官所蠶之絲自於后宮用
之以為祭服不入典絲其歲之常貢之絲若禹貢兗州貢漆
絲之等且餘官更無絲人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與
之功之時 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
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

疏

注絲之至
文繡。釋

日案經餘官內府玉府等皆不云掌其藏與其出此官獨云
掌其藏與其出故云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云時者
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者鄭以目驗知之文繡必於清
涼者以其文繡染絲為之若於夏暑損色故待秋涼為之也

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外工外嬪婦 **疏** 頒
也內工女御

至授之。釋曰言以物授之者若縑帛則授之以素絲若文
繡則授之以練絲故以物而言也。注外工至女御。釋曰
上典婦功云凡授嬪婦功并有九嬪世婦此注內功不言嬪
婦直云女御者案內宰職教女御以作二事及九嬪職教九
御以婦職則女御專於絲泉也九嬪世婦四德自備不常為
絲泉假使為之以其善事所造唯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所用
不在典絲典泉故鄭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王以絲
注內工中不言也 物賜人 **疏**
凡上至如之。釋曰云亦如之者亦
以物授之謂王以絲物賜人者也 及獻功則受良

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

令上之賜予

良當為苦字之誤受其麤鹽之功以給有
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

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
絲功練帛。良音苦出注
絲泉使外內工所造練帛之等良者入典婦功以其典絲泉授
之用故典泉直有苦者而無良者明典絲亦不得有良者故
破良為苦必從苦者見典婦功有良苦之字故破從苦苦即
羸暨者也先鄭言良功練帛者先鄭之意以為絲功為
良泉功為監故不破良為苦立既不
從引之在下者亦得為一義故也
凡祭祀共黼畫
組就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盟巾之屬白與黑謂之
黼采色一成曰就。依音於豈反盟音管
疏 凡祭至之物。釋曰言凡祭祀者謂祭祀天地宗廟社
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者凡祭服皆畫
衣黼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已上裳
皆先染絲則立衣亦須絲為之乃後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
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
之物色共之。注以給至曰就。釋曰云以給衣服者經云
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
衣物釋經黼畫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衮已下
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衮及黼商書云麻冕黼
裳之類云冕旒者釋經組就謂若弁師云十二就之等云及

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祀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
屏風為黼文云盟巾者亦釋經黼謂若審人職云王巾皆黼
之類云之屬者殯有加斧於梓上及緇黼丹朱之類也云白
與黑謂之黼者殯人職文云采色一成曰就者謂若典瑞云
五采五就弁師十二就之
等皆是采色一成為就也
喪紀共其絲續組文之
物 以給綵縷著時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續音積
劉古曠反綵似戰反著首畧反下同徐猪畧反時香于
反綦劉音其沈音忌
疏 注以給至之文。釋曰此鄭並據
握烏學反劉烏豆反
裁縫皆用線縷釋經絲也云著時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續組
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衰著組繫案喪大記屬纁以俟絕氣內
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續組之事也云青
與赤謂之文續人職文縷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
凡飾邦
器者受文織絲組焉 謂茵席屏風之屬
疏 注謂
之屬。釋曰上既言祭祀喪紀所用絲縷說今復云飾邦器
故知此據生人所飾器物言茵者謂若少儀云枕几茵類之
等鄭云茵著褥是也云席者謂席之四緣若司几筵云紛純
畫純黼純之等是也屏風者即上文注黼依也重言之者上

據祭祀時此據為王所用謂若司凡筵云辰前者是也云之
屬者謂國家所用文織絲組處皆受之故云之屬以廣之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為計鄭司農云各以
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之
○會舊古外反戚疏注種別至著之○釋曰言種別為計
戶外反傳音附疏者自上經所用掌其藏與其出及備
畫已下各別為計故司農云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
傳著者謂此物之多少作文書使相傳著其一簿也

典桌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

而授齋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
物者以著其類多草葛黃之屬故書齋作資○

數色主反一音所積著迴疏典桌至授齋○釋曰云掌布
反又曰穎反劉枯熒反疏總縷紵之麻草之物者欲見
布總縷則麻之物紵用草之物布中可以用兼用葛黃之草為
之云以待時頒功而授齋者上與絲鄭注解時者用絲有四
時之別此鄭不解麻草所為四時皆得故不釋也云授齋者
亦如典婦功注謂以女功事來取者○注總十至作資○釋
曰鄭知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禮記雜及獻功受苦功
記文白而細疏曰紵者鄭目驗而知之

以其賈榻而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
功以其王及后之用

鄭司農云苦功謂麻疏及獻至時頒○釋曰獻功者即上
功布紵○苦功音古疏典婦功云秋獻功是也云以待時
頒者即下文頌衣服及賜予是也○注其良至布紵○釋曰
云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者亦欲見典經典桌良功皆入典
婦功苦功自入於此與典經同為此解也司農云苦功謂麻
功布紵者先鄭意絲功為良故彼注不破良字云良功縷帛
也此典桌云苦功謂麻功為監縷之頌衣服授之賜
功玄引之在下亦見得通一義也

予亦如之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
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疏注授之至

曰言授受班者謂王賜無常云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
衣服者帛謂典絲布謂典桌據成而言知為互文者以其典
絲典桌俱不為王及后之用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皆將頌賜故知互見為義也疏義與典絲同彼已注故於此略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

展衣緣衣素沙

鄭司農云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
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
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禮與展相似皆婦
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
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鞞江准而南青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括王后之服刻縉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
章禕衣畫鞞者揄翟畫縉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
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
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
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
王及賓客之翟字當為禮禮之言宜宜誠也詩國風曰玼兮
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
明又曰玼兮玼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
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
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祿衣者實作
祿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
黑也六服備於此矣禕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推
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
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

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禕音暉揄音遙鞠
居六反又丘六反展張彥反注同緣或作祿同吐離反卷古
木反下同朝直遙反屈音闕禮張彥反鞞音暉見王賢遍反
賣丹但反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
展如字媛音援行下孟反稅劉吐亂反縛劉音綰聲類以為
今作綰字說文去鮮色也居援反徐升卷反沈升綰反張如
字徐疏內同至素沙。釋曰云掌王后之六服者自禕衣
音帳疏至緣衣是六禕衣者亦是翟而云衣者以其衣是
服之首故自言衣也禕當為鞞即鞞雉其色玄也揄狄者揄
當為搖狄當為翟則搖雉其色青也闕狄者其色赤上二翟
則刻縉為雉形又畫之此闕翟亦刻為雉形不畫之為彩色
故名闕狄也此三翟皆祭服也鞠衣者色如鞠塵色告桑之
服也展衣者色白朝王及見賓客服緣當為祿祿衣者色黑
御於王服也素沙者此非服名六服之外別言之者此素沙
與上六服為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
素沙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章弁已下常服有三與后
鞠衣已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
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
人不與者案內宰云祭祀禕則贊天地無禕言禕唯宗廟
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

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有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
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為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
也。注鄭司至于此。釋曰司農云禕衣畫衣也者先鄭意
禕衣不言狄則非翟惟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
后衣畫也又引祭統者彼據二王後夫人助祭服禕衣與后
同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狄是翟羽故也云展衣白
衣也者見鞠衣黃以上色土生金金包白展衣文承鞠衣之
下故知展衣白也引喪大記證闕狄與展衣為婦人服故也
彼君以卷據上公而言夫人以屈翟據子男夫人復時互見
為義云世婦以禮衣者彼亦據諸侯之世婦用禮衣復之所
用也云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者先鄭意以素沙為服名
又以素沙為赤色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之立謂狄當為翟
者破經二狄從翟惟之翟也伊洛而南已下至曰播皆爾雅
文章曰鞞雉云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有以成文章曰搖
雉立引此者證禕揄為雉也又云鞞衣畫鞞者以先鄭禕衣
不言翟故增成揄狄畫播者亦就足先鄭之義云闕翟刻而
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翟而加闕字明亦刻繒為
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鞠衣已
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

羣小祀則服闕翟鄭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
為二與王祀先王袞冕先公鷩冕同差羣小祀王立冕故后
服闕翟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漢時有圭衣刻
為圭形綴於衣是出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於衣漢俗尚有
故云三翟遺俗也云鞠衣黃桑服也者謂季春將蠶后服之
告先帝養蠶之服云色如鞠塵者麤塵不為麤字者古通用
云象桑葉始生者以其桑葉始生即養蠶故服色象之引月
令者證鞠衣所用之事故云告桑事也云展衣以禮見王及
賓客之服知義然者以其鞠衣在上告喪之服祿衣在下御
於王之服展衣在中故以為見王及賓客之服但后雖與王
體敵夫尊妻卑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為賓客於王后助王
灌饗賓客則后有見賓客之禮是以亦服展衣也云字當為
禮禮之言直直誠也者案禮記作禮詩及此文作展皆是正
文鄭必讀從禮者二字不同必有一誤禮字表傍為之有衣
義且爾雅展禮雖同訓為誠展者言之誠禮者行之誠貴行
賤言禮字以直為聲有行誠之義故從禮也又引詩者鄘風
刺宣姜淫亂不稱其服之事云其之翟也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其之展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
也言其行配君子云二者之義與禮合矣者言服翟衣尊之
如天帝比之如神明此翟與彼翟俱事神之衣服展則邦之

為媛助展衣朝事君子之服是此禮見王及賓客服故云二者之義與禮合若然內則注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者彼注謂御朝也引雜記及喪大記者欲破祿衣為祿衣之事云字或作稅者或雜記文故雜記云夫人稅衣又云狄稅素沙並作稅字亦誤矣故云此祿衣者實祿衣也云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者案尚書多士傳云古者后夫人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然後入御於君注云朝服展衣君在堂大師雞鳴于簷下然後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燕服入御以此而言云釋展衣朝服告以燕服然後入御明入御之服與燕服同祿衣以其展衣下唯祿衣故知御與燕居同祿衣也以其御與燕居同是私褻之處故同服云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者男子祿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當玄端之處變言之者冠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當玄端之處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雖男子之玄端亦名祿衣又見子羔襲用祿衣纁袖襲婦服纁袖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祿衣黑矣男子祿衣既黑則是此婦人祿衣亦黑可知鄭言此者以六服之色無文欲從下向上推次其色以此為本故言之也云六服備於此矣者經傳云婦人之服多矣文皆不備言六服唯此文為備故言

六服備於此矣鄭言此者亦欲推次六服之色故也云禕揄狄展聲相近者禕與鞞揄與搖狄與翟展與禮四者皆是聲相近故云誤也云祿字之誤也者祿與祿不得為聲相近但字相似故為字之誤也云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揄翟青禕衣玄者王后六服其色無文故須推次其色言推次者以鞞衣象麤塵其色黃祿衣與男子祿衣同其色黑二者為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血色既黑祿衣象之水生於金祿衣上有展衣則展衣象金色白故先鄭亦云展衣白於金也金生於土土色黃鞞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鞞衣上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六色唯有天木色青闕翟上有揄翟象之青矣是以下推次其色也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者案喪服上云斬衰裳下云女子鬢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連衣裳矣又昏禮云女次純衣亦不言裳是其婦人連衣裳裳衣既連則不異其色必不異色者為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故也云素沙者今之白縛也者素沙為裏裏無文故舉漢法而言謂漢以白縛為裏以周時素沙為裏耳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裏使張顯者案雜記云子羔之襲蘭衣裳則是袍矣男子袍既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復不單與袍制同不取衣裳別為

義也云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者言漢時以穀之衣有沙穀之名出于周禮素沙也

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禕衣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已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為裏故云素沙也注內命至禕衣釋曰鄭以內命婦無過三夫人已下外命婦無過三公夫人已下但經云鞠衣以下則三夫人三公夫人矣故內命婦從九嬪為首也鄭必知九嬪已下服鞠衣已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已下服亦三等故知鞠衣以下九嬪也展衣以下世婦也祿衣女御也云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者此約司服孤緇冕卿大夫同立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已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孤妻亦如九嬪三服俱得也卿大夫妻亦如世婦展衣祿衣俱得也士妻祿衣而已但

辨外內命

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禕衣一命禕衣士祿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鞠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緇冕卿大夫同立冕無孤之國則卿緇冕大夫立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其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婦服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也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者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榆狄是以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榆狄注夫人三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禕冕玉藻君命屈狄據子男夫人則三公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揔云乎以疑之也云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夫人亦闕狄唯二王之後禕衣者玉藻云夫人榆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榆狄者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鞠衣一命禕衣夫並是子男之國闕狄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榆翟二王後夫人當禕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注云上公以袞則夫人用禕衣又案隱五年

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衾冕其妻亦得服禕衣矣此注直云二王後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入命則禕冕夫人服闋翟不定故不言若然喪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禕是魯之夫人亦得禕衣故彼鄭注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上公夫人與魯夫人同也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

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衰七雷反上時掌反

疏

凡祭至如之。釋曰上陳尊卑以次受服之事此文陳廟大小祭祀云賓客者謂后助王灌饗諸侯來朝者云共后之衣服者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云九嬪世婦者謂助后祭祀賓客時云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云喪衰亦如之者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已下及女御於

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注凡者至降焉。釋曰鄭知此中內命婦唯有女御者據上文外內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上此經上已云九嬪世婦則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其外命婦中則有孤妻以下云言及言凡殊貴賤也者言及者欲見九嬪賤於后言凡者欲見外命婦及女御賤於世婦也云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者以其內命婦中女御卑於世婦可以言凡以殊之於外命婦中有公孤卿大夫之妻尊於女御而使外命婦摠入女御中言凡以殊之者案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以下盟於洮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是以微者即士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諸侯上是尊王命若九嬪雖卑於三公夫人世婦卑於孤卿妻言凡以殊之在上亦是尊尊此王之嬪婦也云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者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則不共也云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者案此上經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案特牲主婦纒弁緇衣少牢主婦鬢髮衣侈被士妻不衣綠衣大夫妻侈緇衣被不衣展衣如其夫自於家祭降服是自於其

家則降上經祭祀賓客共后之服是后之喪共其衣

外命婦助后祭祀賓客乃服上服也

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纈鞶裘之屬。紛本又作

于反表陳乙反疏后之至之物。釋曰后喪所共衣服者正謂襲

之物。注內具至之屬。釋曰知內具之物是紛帨線纈鞶

亦兼有數物言之屬者案內則更有紛帨線纈鞶故死者人墳

乃彌小鱗之等故云之屬以摠之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

及后之衣服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為役助之官

疏縫人至衣服。釋曰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者謂在王

服者役女御謂為女御所使役而縫王及后衣服也。注女

御至線纈。釋曰云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為役助之

者釋經以役女御縫王及后之衣服之文也云宮中

餘裁縫事則專為焉者釋經云王宮之縫線之事也

喪縫

棺飾焉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

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

龍帷三池振容繡荒火三列蔽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組六

齊五采五貝繡髮二版髮二畫髮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

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翬諸侯六翬大夫

四翬漢禮器制度節棺天子龍火繡蔽皆五列又有龍髮二

其戴皆加璧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諸張曰反偽荒

鄭注禮記改偽為纁纁許云八翼本又作箋所甲反披彼偽

反疏喪縫棺飾焉。釋曰此喪以王為主但是王家后世

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者鄭欲釋與棺為飾之意云既載

飾而以行遂以葬者案既夕禮曰側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

內畫插維於絞繒之上垂之於下車行振動以為容儀云黼
荒者鄭云荒蒙也謂車上蒙覆之黼白黑文於荒之四畔也
火三列黻三列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火形如半環然列
行也為火形三行謂兩已相背三行云素錦褚謂帳諸侯
以素錦為帳帳以覆棺上云加偽荒者偽即帷也既覆棺以
褚乃加帷加荒於其上云纁紐六者紐謂繫連帷荒以纁色
為之左右各三紐并之六耳云齊五采五貝者謂於荒之中
央以五采繒為之綴其形如瓜瓣然黼二尺兩角高
畫斐二者案彼注引漢禮斐方扇以木為匡廣二尺兩角高
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為白黑文則曰黼斐以青黑
文則曰黻斐為雲氣則曰畫斐云皆戴圭者謂置圭於斐之
兩角為飾也云魚躍拂池者謂於池內懸銅魚車行振動以
拂池云纁戴六纁披六者謂於車輿兩廂各豎三隻軫子戴
值也謂以纁為值軫其軫子各使相值因而繫前後披兩廂
各使人持制之以備車之傾側也其實兩廂各三而云六者
人君禮文圍數而傍言六耳云此諸侯禮也者天子無文故
取諸侯法以推天子禮也云禮器天子八斐已下者欲明天
子加數之意云漢禮器制度者以明天子加數與喪大記不
同之義也

衣斐柳之材

必先纁衣其才乃以張飾也柳之言
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

曰柳穀故書斐柳作接檀鄭司農云接讀為登檀讀為柳皆
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器春秋傳曰四器不暱。衣於既反
注同度西音宅古文庀與度字相似因此而誤接
檀劉上所中反不因柳器所甲反一音所立反
材。釋曰斐即上注方扇是也柳即上注引喪大記帷荒是
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纁之乃後張飾於其上故云
衣斐柳之材也。注必先至不暱。釋曰云柳之言聚諸飾
之所聚者即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之屬是也書曰者是
濟南伏生書柳文故云度西曰柳穀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
谷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
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又云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齊
崔杼弑莊公側之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斐不暱下
車七乘是也引之
者證有斐義也

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木夏

冬獻功

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纁作窳鄭司農云窳讀

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
盛暑熱潤始澆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

也染玄則史傳謂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
為飾禹貢曰羽趾夏狄是其謔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翬
曰翬曰翬曰翬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
度是以放而取名焉。暴步卜反劉步落反注同秋染如珠
反注染夏同夏戶雅反後除春夏之字皆同可以意求不復
重出竄音勳一音鬱湛徐子廉反劉慈鳩反古犬反鬲直
劉反劉音壽徐音酬躡音存徐祖混反
疏 染人至獻功。
一音遵希如字劉張履反故方往反
暴練者以春陽時陽氣燥達故暴曬其練夏練玄者夏暑熱
潤之時以未溼再練易可和釋故夏染練玄而為祭服也秋
染夏者夏謂五色至秋氣涼可以染五色也冬獻功者練玄
與夏染至冬功成並獻之於王也。注暴練至名焉。釋
曰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者素即絹也先練乃暴之此謂國
家須練而用者非謂祭服若祭服則先染練乃織之不得為
練也司農云練謂練也者絳即爾雅及鍾氏所云三人為纁
者是也云夏大也秋乃大染後鄭不從者下文有夏采及禹
貢羽畎夏狄皆謂夏為五色之翟玄謂纁玄者謂始可以染
此色者以其石染當及夏日乃可為故云始可也云玄纁天
地之色者案易九事章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
坤即天地之色恒天玄地黃而玄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

火火色赤與黃共為纁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以
為祭服即祭義云玄黃之者是也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
以朱湛丹秋三月而後可用者並約考工記鍾氏職而言故彼云
也鄭意以染纁鍾氏有其法術欲推出染玄無正文故云染
玄則史傳闕矣染玄雖史傳闕推約則有之故鄭注鍾氏及
士冠禮云玄則六入與是也云染夏者染五色者謂夏即與
五色雜同名夏故知染五色也故鄭即云謂之纁也引禹貢曰以
夏狄為飾是以織人職云五色備謂之纁也引禹貢曰以下
者山也羽趾山之谷有夏之五色之翟雉貢焉云夏狄是其
摠者直云夏狄不別云雉名故知其摠也云其類有六以
下者是爾雅釋鳥文云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者即爾雅云
伊洛之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之南青質五色皆
備成章曰搖舉此二者餘四者亦然其五色皆備成章也
云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者但夏狄五色
是自然之色今染五色者準擬以為深淺之度染五色與雉
同名故云是
掌凡染事
族而取名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

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鄭司農云

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紘紘立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縵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紘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其璋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髮髮如雲不眉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髻衣祿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緇笄宵衣是也昏禮曰主婦髮髻衣攝盛服與主人爵弁以迎移袂祿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追丁回反下及注同編步典反又必先反注同冠禮古亂反後冠禮同毋追音牟卷古本反統丁敢反紘音宏經以然反徐羊戰反籙以招反本或作搖紘音計髮皮寄反髮本又作髮大計反劉音地以見賢遍反纒所買反又所紘

反琢丁角反縣音立瑱它見反鬢之忍反髮大計反下同沈音刺卷髮眷免反劉羌權反衣鞠於既反下衣祿同移昌氏反下同純側疏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王后之首服者其反徐如字疏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王后之首服者次也云追衡笄者追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為衡笄也云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者此云及則與上內司服同亦是言及殊貴賤九嬪下不言世婦女略則外命婦中有三公夫人卿大夫等之妻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云以待祭祀賓客者亦謂助后而服之也。注鄭司至后同。釋曰司農云追冠名者見士冠禮夏后氏牟追故引士冠為證云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者此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別有司服內司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履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履兼王為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共掌此直掌后已下首服也又引祭統者證副是首飾又引春秋者是桓二年臧哀伯辭彼云衡紘紘經則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於此經無男子耳云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者副者是副貳之副故轉從覆為蓋之義也云其遺象若今步縵矣漢之步縵謂在首之時行步縵動此據時目驗以

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案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祭祀之中含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摠言之也云編編列髮為之者此鄭亦以意解之見編是編列之字故云編列髮為之云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者其假紒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云服之以桑也者上注鞠衣以告桑此下注及鄭答志皆云展首服編此直據鞠衣服之以桑不云展衣者文略其編亦兼於展衣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者此亦以意解之見其首服而云次次第髮長短而為之云所謂髮髻者所謂少牢主婦髮髻即此次也言髮髻者髻髮也謂剪髮取賤者刑者之髮而為髻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祿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祿衣祿衣而云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祿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祿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而已者案士冠禮纒

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雞鳴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但諸侯夫人於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纒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纒笄而毛云著纒笄朝者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纒笄而毛云著纒笄朝者毛更有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者以其纒笄燕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實朝王時首服編也引詩追琢其璋者證追是治玉石之名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弁師云諸公用玉為瑱詩云王之瑱也據諸侯夫人夫人與君同用玉瑱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服翟衣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九嬪命婦等當用象也云唯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以下差別則衡笄唯施於翟衣取鞞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鳥衡紃紃紃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於三翟矣故鄭云唯祭服有衡也鞞衣已下雖無衡亦應有紃以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紃以懸瑱則知婦人亦有紃以懸瑱也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者傳云衡紃紃與衡連明言紃為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笄言

橫據在頭上橫貫為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為從此
衡則為橫其衡下乃以統懸瑱也引詩者彼鄜風注云玼鮮
明貌鬢黑髮如雲言美長也屑用也鬢髮也引之者證服翟
衣首有玉瑱之義故云是之謂也其統之采色瑱之玉石之
別者婦得服翟衣者統用五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統則
三采瑱用石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
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
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
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尚之以瓊華注云美石彼下經
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臣三色故云人君五色矣詩云
玉之瑱據君夫人云用玉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以
素為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何以更云瓊華瓊英之
事乎故鄭以為統也云笄卷髮者鄭注喪服小記亦去笄帶
所以自卷持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襜褕衣服編衣祿衣者服次
知者案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則祿衣據士服爵弁親迎攝
盛則士之妻服祿衣首服編可知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
服副則鞠衣襜褕衣首服編可知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
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知者大夫妻服襜褕衣首服編
士妻服祿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特牲云主婦纏
笄宵衣少牢云主婦髮鬢衣移使但大夫妻移使為異又不

服編故知自於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為證耳云移袂祿
衣之袂者此鄭覆解少牢主婦衣移使者是移祿衣之袂上
既云移袂今又云移祿衣之袂不同者但士之妻服緇服祿
衣助祭及嫁時不移其使今大夫妻緇衣移而祿衣袂者
以大夫妻與士妻緇衣名同不得言移於緇衣之袂故取祿
衣也云凡諸侯夫人祭之事諸侯夫人無助后之事故自於本
妻有助后與夫人祭之事諸侯夫人無助后之事故自於本
國衣服得與王后同也所同者上公夫人得禕衣已下至祿
衣禕衣從君見大祖禴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
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祿衣以接御侯伯夫人
得禴翟已下禴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闕翟已下與上公夫
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已下闕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與羣
小祀鞠衣已下與侯伯同並纏笄緇衣以燕居也二王之後與
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於大廟夫喪紀其笄經亦如之
人禕衣是也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舄黑舄赤纁黃
纁青句素履葛屨
履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
履也復下曰舄禕下曰履古人言

履以通於複今世言履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烏履有絢有
縹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縹黃縹以赤黃之縹為下綠士
喪禮曰夏葛履冬皮履皆縹縹純禮家說縹亦謂以采縹縹
其下玄謂凡履烏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履青絢
縹純素積白履縹縹純縹純縹純縹純縹純縹純縹純縹純縹
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
鳥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鳥黑鳥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鳥
玄鳥為上禕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履耳句
當為絢聲之誤也絢縹純者同色今云赤縹黃縹青絢雜互
言之明鳥履衆多反覆以見之凡鳥之飾如縹之次赤縹者
王黑鳥之飾黃縹者王后玄鳥之飾青絢者王白鳥之飾言
縹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縹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鳥皆黑
飾后之青鳥白飾凡履之飾如縹次也黃履白飾白履黑飾
黑履青飾絢謂之拘著鳥履之頭以為行戒縹縫中絢純綠
也天子諸侯吉事皆鳥其餘唯服冕衣翟著鳥耳士爵弁纁
履黑絢縹純尊祭服之履飾從縹也素履者非純吉有凶去
飾者言葛履明有用皮時。縹於力反句音劬一音姜踰反
著服徐丁庶反一知略反與音餘絢音劬有純章允反下同
緣悅面反下同礫音歷覆芳服反以見賢遍反之拘戚如字
劉音拘著鳥知略反又直略反絢音巡衣翟於既反非純如

字去起呂疏履人至葛履。釋曰云掌王及后之服履者
反下皆同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口變是以追師與弁
師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為赤鳥以下謂掌而營造之故云
為也赤鳥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翟之鳥也黑鳥者天子諸侯
玄端服之赤鳥縹已下云縹云句者欲言縹以表見其鳥
赤縹者是天子諸侯黑鳥之飾黃縹者與婦人為玄鳥之飾
也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為白鳥之飾凡履鳥皆有絢縹純三
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履鳥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
履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履者自赤鳥以下夏則用葛為
之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履下者欲見素履亦用葛與皮故
也。注履自至皮時。釋曰云履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
各有履也者履鳥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云複下曰
鳥禪下曰履者下謂底複重底重底者名曰鳥禪底者名曰
履也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云古人言履以通於複者首直
云履人不言鳥及經鳥履兩有是言履通及鳥周公即古人也故云古人
言履以通於複也今世言履以通於禪者謂漢時為今世但漢時名履
下者為履并通得下禪之履故云俗易語反與云與者無正
文鄭以意解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鳥履有絢有縹者
飾也者言縹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言絢謂縹頭以

條為鼻純謂以條為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略也鄭司農云赤
纁黃纁以赤黃之緣為下緣者此即牙底相接之縫也引士
喪禮者證纁為下緣云皆纁纁純者葛屨皮屨皆有纁也纁
純純用緇則纁絢亦用緇色也立謂凡屨各象其裳之色
者屨與裳俱在下體其色同制屨與裳色同也引士冠
禮者驗屨同裳色云立端黑屨者几立端有上士立裳中士
黃裳下士雜裳今云黑屨者據立裳為正也云青絢纁純者
屨飾從纁次也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為裳故白屨
也云緇絢纁純者亦飾從纁次也云爵弁纁屨黑絢纁純者
鄭云尊祭服飾從纁次言是也者是屨從裳色之義也云王
吉服有九者則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鳥有三
等者謂赤鳥黑鳥白鳥也云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者此經先
言赤鳥是鳥中之上是六冕之鳥也引詩者是韓侯之詩也
也引之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鳥赤鳥為上也云下
有白鳥黑鳥者白鳥配韋弁皮弁黑鳥配冠弁服案司服注
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韎之赤色韋
為之今以白鳥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韋弁
服皆云以素為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鳥配
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

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立端緇帶素鞞白屨也白
屨即與皮弁素積白屨同今以黑鳥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
服與立端大同小異皆立端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
素裳白屨若立端之裳則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
鞞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
天子諸侯鳥有三等立端既不得與裳同色若與韋弁
皮弁同白則黑鳥無所施故從上士立裳無正而黑鳥也大
夫立端素裳亦從立裳黑屨矣云王后吉服六韋祭服有鳥
者以王鳥有三后鳥不得過王故知后鳥亦三等但冕服有
六其裳同故以一鳥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
翟三等之鳥配之云立鳥為上禕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
者立鳥配禕衣則青鳥配翟赤鳥配闕翟可知云鞞衣以
下皆屨耳者六服三翟既以三鳥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惟
言屨不言鳥故知鞞衣以下皆屨也云句當為絢知者以此
屨鳥無取句之義案士冠禮三冠絢總純各自同色故也云今云
者同色知者案士冠禮三冠絢總純各自同色故也云今云
赤纁黃纁青纁雜互言之明屨屨眾多反覆以見之者以其
男子有三等屨為婦人六等屨若其屨屨於文煩故
雜互見之明其眾多也云凡鳥之飾如緇之次者無正文此
約皮弁白屨黑絢纁純白黑北方為繡次爵弁纁屨黑絢纁

純黑與縹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為縹次也以此而言則
知凡鳥皆不與履同而為縹次可知云赤縹者王黑鳥之飾
者以其黑飾從縹之次赤是南方火色與北方黑對方更無
青履取赤為縹知是王黑鳥之飾也云黃縹者王后玄鳥之飾
飾者以其天玄與地黃相對為縹次故知是王后玄鳥之飾
也上公夫人得服祿衣者亦得玄鳥也云青縹者王白鳥之飾
飾者亦以對方飾之亦得與祿衣黑履為飾但據鳥尊者而
言王亦與諸侯白鳥為飾也云言縹必有縹純言縹亦有縹
純三者相將者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縹純故知三者相將
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云王及后之赤鳥皆黑飾后之
青鳥白飾者以鳥皆對方以縹次為飾故義然也云凡履之
節如縹次也者亦約士冠禮白履黑縹純之等而知也云
黃履白飾白履黑飾黑履青飾者此據婦人之履鞞衣已下
之履故有黃履黑履也以履從縹次為飾故知義然也云縹
謂之拘著於鳥履之頭以為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縹之言
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言拘取自拘持為行戒
者謂使拭目不妄顧視也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耳者服
冕謂后以下婦人也云素履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下經注
散履與此素履同是大祥時則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縹麻
衣而着此素履故云非純吉言去飾者經素履不云縹純故

知去飾無紉縹純也云言葛履明有用皮時者士冠禮云夏
葛履冬皮履此經云葛履據夏而言若冬明用皮故鄭云有
用皮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 夫命
時也 之命履縹履命婦之命履黃履以下功履次命履於孤列夫
夫則白履黑履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履為功履女
御士妻命履而已士及上妻謂再命受 **疏** 辨外至散履。
服者散履亦謂去飾。散素但反注同 **疏** 釋曰上明王及
后等尊者葛履訖此明臣妻及嬪已下之履也言外內命夫
案肆師職云禁外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彼外
內命男則此外內命夫若然此外內命夫其妻為外命婦鄭
雖不注亦與彼同也內命婦自是九嬪以下也。注命夫至
去飾。釋曰云命夫之命履者以其經不云鳥唯云履大夫
以上衣冠則有命焉無命履故知命履中唯有履而已士之
命履爵弁則縹履故云命履縹履而已云命婦之命履黃履
以下者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鳥
皆自鞞衣以下故云黃履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
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履士妻與女御皆祿衣黑履故云以
下以廣之云功履次命履於孤卿大夫則白履黑履者案司

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履冠弁黑履故云次命履命履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則功履次命舄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履為命履功履之中有禮衣白履祿衣黑履故云亦然云世婦以黑履為功履者以其皆以禮衣白履為命履其功履唯祿衣黑履也云女御士妻命履而已者以二者唯有祿衣黑履為命履故云命履而已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案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申士再命也云散履亦謂去飾者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荅曰大喪衣驚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蘇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禕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禴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履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履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履舄皆同裳色也。凡四時之祭祀

以宜服之

祭祀而有素履散。凡四至服之。釋曰：以尊卑所宜之服服之。注：祭祀至祥時。釋曰：鄭知此經四時祭祀含有素履散履者以此經四時祭祀揔結上文諸履故知有此二履也。云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為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約吉屨無總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唯大祥時也。但上經據甲云散散與素一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

復于四郊

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阜某復

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冀其復反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

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緩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緩復喪大記又曰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故書綏為饋杜子春云當為綏饋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旂有是綏者當作綏字之誤也綏以旂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旂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綏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綏。乘繩證反注乘車皆同綏而誰反注下同依字作綏誤作綏耳適丁歷反榮如字劉音營衣尸於旣反復扶又反朝直遙反卷古本反屈音闕顏勅貞反禮音疏也云以冕服復于大祖者謂初死維徐音遂幢直江反屬續絕氣之後即以冕服自衾冕以下六冕及爵弁皮弁之等復謂招魂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大祖之廟當升自東霽北面履危西上云阜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前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

而不蘇乃行死事也故云復於大祖也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者以冕服不出官旌旗之綏又是行道之物故乘玉路之乘車建綏而復於四郊也必於大祖四郊者欲死者復蘇故於平生有事之處皆復也。注求之至作綏。釋曰云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者鄭欲廣解所復之處故云平生以揔之天子七廟此經直云大祖大廟則后稷廟也餘六廟此不云復案祭僕云大喪復于小廟注云小廟高祖以下是親廟四也其五寢則隸僕復故隸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唯二祧無復文者案祭法親廟四與大祖皆月祭二祧享嘗乃止無月祭則不復也禮記檀弓云復於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周禮不言庫門者文不具云乘車玉路者案巾車云玉路以祀祭天地於郊用玉路明於四郊復乘玉路可知云于四郊者實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平生生在四郊郊事神之處故復之也云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官也者鄭欲見於四郊不用冕服之意也云四郊以綏出國門行道也者案巾車云一曰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故云以綏出國門此行道對在廟用冕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者精氣為魂耳目聰明為魄人死魂氣上去故招之而復之於魄也自士喪以下至私館不復引此諸文者先鄭意禮記諸言復皆與此經復事同故皆

引為證也云士死於適室者適室則適寢也大夫士謂之寢
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也云復者一人者命士不命之士皆一
人若大夫以上皆依命數也云以爵弁者凡復者皆用上服
故用士助祭之服云升自東榮者升屋從東榮而上天子諸
侯言東雷鼻謂長聲而言又引喪大記復男子稱名婦人稱
字者男子稱名據大夫士若天子稱天子復諸侯稱某南臣
不名君故也引喪大記云君以卷夫人以屈狄者彼注云君
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謂子男夫人若上公夫人用律
衣子男則用毳互見之者欲揔五等諸侯及夫人也云大夫
以玄纁世婦以禮衣者纁赤也謂纁裳則玄冕也世婦謂君
之世婦不言命婦與姪婦亦互見為義也玄謂引明堂位凡
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者鄭欲推出生有虞氏故也云
有虞氏之旒夏后氏之綏者彼注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
當言旒云則旒旒有是綏當作綏字之誤也者旒旒有是綏
謂系邊著妥此非字之體故破之云當作綏為系邊著妥故
云字之誤也云綏以旒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旒於干
首者爾雅云注旒於干首是也案鍾氏染鳥羽以為王后之
車飾亦為旒旗之綏則旒旗亦有鳥羽獨云旒牛尾舉一邊
而言其實兼有也云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者此巾車文
云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者生時有旗有綏有旒今死

去旒是異有虞氏也徒空也有虞氏空綏未有在下旒旒故
云徒綏也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者欲見二冠綏之字
與此旒旗之綏字同也云故書亦多作綏者謂作系傍委也
云今禮家定作鞬者謂今說禮之家定作鞬謂為鞬賓之鞬
必定綏作鞬者鞬實在于午月一陰方生陰
氣委鞬於下故旒旗之綏亦定作鞬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八

本監盧氏
固自精定

申申選糶藏申精

知南島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瑛

周禮注疏卷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八

世婦

泄者臨也內羞謂房中之羞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無者字謂字是也岳本無

謂字有者字

案春官世婦官卿云盧文弨云官誤官

謂稷餌粉餈毛本同誤也閩監本稷作糗

故知此王使往可知也浦鐘云可知衍

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浦鐘云又誤文非也

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浦鐘云經作孤卿

注云致禮同名為帛

盧文昭云今小臣注脫致禮二字當據此補之

女御

則有妬疾自專之事

按疾當嫉字誤

泄女宮之具

浦鏜云泄下脫陳

又漢制度皆戴辟

縫人注辟作璧此誤

女祝

杜子春讀梗為更

禮說云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年所以幣更續漢志云周

人本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云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則梗即更明甚

卻變異曰讓

嘉靖本閩本同惠校本疏中亦作卻監本毛本作卻從邑誤

女史

故知內治之灋

按灋當作法

典婦功

灋其用財舊數

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灋作法當訂正

故書齋為資杜子春讀為資

漢讀考云此故書作資子春易為齋而鄭君從之也今本

作杜子春讀為資誤釋文事齋音資本亦作資按亦作資者乃依注改經之本也

非直破貴賤

閩本同誤也監本毛本破作殊當訂正

物書而揭之

唐石經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漢制考揭作揭從手宋本載音義亦從手下典絲揭字

諸本從木按此字在釋文木部從手者後人寫亂之

典絲

自於后宮用之

閩本同監毛本后誤後

教九御以婦職盧文昭云當作婦功按此類皆義疏家約略引之不必盡依本文

言衣物釋經黼畫惠按本作云衣服此誤

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宋本闕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盱作盱按釋文

盱口香于反亦從目當訂正疏中引注惟毛本誤從日此本及闕監本皆從目不誤

茵著褥是也浦鏜云少儀注褥作蓐此俗字

謂若司几筵云展前者是也浦鏜云經展作依

典泉

草葛藟之屬此本宋本藟誤藟今據諸本訂正釋文藟苦迴反

授受班者諸本同浦鏜云頌誤班非也此經作頌注作班通書準此

內司服

禕衣唐石經諸本同宋本嘉靖本禕作禕宋元人寫衣旁而旁往往無別誤也說文衣部禕蔽鄒也从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與先後鄭義合

緣衣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緣衣或作緣同吐亂反漢讀考云案毛詩綠衣鄭注云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此注云禕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釋曰綠與祿不得為聲相近但字相似為字之誤也然則賈孔所據周禮皆作綠衣自因成石經誤作緣而今本承之

揄翟畫搖者宋本翟作狄非上注狄當為翟已改狄為翟

色如鞠塵疏云鞠塵不為鞠字者古通用

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闕監毛本上作先依今禮記改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釋文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如字同倉我反詩君子偕老釋文

珙音此木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然舊本皆前作珙後作
瑳按珙瑳聲相近說文瑳玉色鮮白珙玉色鮮也義亦同
然一書之中不當珙瑳錯出毛詩瑳兮下傳箋王肅皆無
說明與前章同作珙也此注珙亦作瑳劉昌宗音舍我反
蓋毛詩前後皆作珙禮注據魯韓詩前後皆作瑳今本合
并合一以前後區別之非也亦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此本無又曰二字後擠入

夫人服稅衣揄狄

開毛本同宋本監本服作脫皆誤也嘉靖本作復與詩正義所引合當據以訂

正復謂招魂所用也按今本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據此注所引知本作稅衣下云字或作稅當兼雜記喪大記言之賈疏云或雜記文蓋賈所據雜記已作稅矣雜記其餘如士注云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正義本稅衣作祿衣與此注正合稅脫祿皆聲相近

言祿者甚眾

詩綠衣正義引作言祿衣者甚眾此脫衣字

婦人尚專一

按一當作壹

今之白縛也

釋文白縛劉音縮聲類以為今作縮字嘉靖本縛作縛

禕衣者亦是翟

惠按本闕本同監毛本翟作翟

此素沙與上六服為異

此本裏誤裏據闕監毛本訂正

韋弁已下常服有三

闕監毛本已作以下句同

周官祭天后夫人有與者

按有當作不盧文弨云今白虎通無此語

展則邦之為媛助

按媛當作援監本媛字剗改蓋本作援

大師雞鳴于簷下

浦鐘云雞上脫奏

然後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

浦鐘云后衍字告下脫去。按傳文后夫人侍

於君前此云然後后夫人鳴珮玉非有衍字也

云緣字之誤也者緣與祿不得為聲相近

盧文弨云二緣字皆當作

絲

正取衣復不單

閩監毛本復作複

此約司服孤絺冕

浦鐘云經作希注希讀為絺

鄭知此中內命婦唯有女御者

惠校本此作凡此誤

唯有鞠衣已上

惠校本上作下此誤

亦是尊尊此王之嬪婦也

宋本尊字不復此衍

案特牲主婦纏笄緇衣

惠校本作宵衣與禮記合注云宵綺屬也是讀宵為緇但未改

字

少牢主婦髮鬢衣侈袂

閩監毛本作侈袂下仍作侈按少牢饋食禮釋文侈袂本又作

移唐石經羣經音辨皆作侈此本作侈蓋非下侈字亦當作侈浦鐘云經作被錫注云被錫讀為髮鬢

縫人

鄭司農云線縷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按賈疏標起止云注女御至線縷亦

無也字

謂兩已相背三行

浦鐘云為誤謂

云素錦褚

惠棟校本下有者此脫

綴具絡其上

浦鐘云貝誤具

以木為匡廣二尺

浦鐘云記注匡作筐此二為二字之誤

為青黑文則曰黻斐為雲氣則曰畫斐

惠校本上為作以下有也字

衣斐柳之材

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此司農易按為斐而引檀弓及春秋傳以證斐之義司農所據記傳

字作斐今本記傳則皆作斐矣喪祝注亦云四齋牆置齋齋者斐之假借字也經文斐字當亦作斐而後人故之

必先纏衣其木

宋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木作材此本
作才為木之誤今訂正

周人牆置籛

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闕監毛本籛作妻
依今禮記所改非也

諸節之所聚者

闕監毛本節作節此誤

是濟南伏生書柳文

漢制考柳作傳此誤

染人

故書縑作蠶鄭司農云蠶讀當為縑

漢讀考云此以蠶不
見於他經傳而易其

字也宛聲在十四部熏聲在十三部聲略相似說文黑部
有蠶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宛聲讀若飴登之登蠶即蠶字
故書假借為縑字也

三月而後可用

宋本嘉靖本後作后按注當用後字

羽眴夏狄

宋本嘉靖本毛本同闕監本眴作眴依今尚書
所改釋文羽眴古犬反按眴或作眴詭惟宋本

不誤

引禹貢曰以下者山谷也

惠校本以作巳山作眴此誤

云夏狄是其揔者

浦鏜云揔下脫名

故云是放而取名也

浦鏜云是下脫以

追師

卒追夏后氏之道也

諸本同釋文母追音卒此作卒非按
士冠禮釋文亦作母追音卒

若今步籛矣

闕本同嘉靖本監毛本籛作籛此本及闕監
毛本最釋文作籛按作籛者誤字書無此字

釋文步籛本或作播从竹者乃俗字耳

服之以桑也

詩君子偕老正義及雞鳴正義皆引作服之
以告桑也此脫告字

追琢其璋

諸本同浦鏜云章誤璋非此當據魯韓詩玉篇
是部引詩亦作璋

同禮記流經天功記

主婦髮鬢衣移袂

朱本余本嘉靖本皆作移袂下同

亦謂助后而服之也

惠校本后上有王此脫

其中亦有編

惠校本亦作唯

取鞠衣以下無衡矣

浦鏜云取當餘字誤

又見桓二年哀伯云

惠校本哀上有臧此脫

鄘風注云玼鮮明貌

今鄭風傳作鮮盛貌非鄘風新臺傳云玼鮮明貌與此合

云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服編

浦鏜云禮衣下脫者

二王之後

此本脫王據閩監毛本補

履人

履自明矣

朱本自作目是履目即經之某鳥某屨也

禪下曰屨

監本禪誤禪

王錫韓侯

諸本同嘉靖本錫作賜按王氏詩考引周禮注王錫韓侯是宋本作賜作錫者依今詩所改

絢謂之拘

諸本同釋文之救戚如字劉音拘漢讀考云絢謂之救者爾雅釋器文儀禮注絢之言拘也鄭

白為說故云之言此引爾雅云謂之

又是陽口變

此本空闕一字閩本作少監毛本作多

屨鳥在下卑

此本卑誤黑據閩監毛本訂正

欲言纒絢以表見其鳥

閩本同監本鳥下剝擠耳毛本掛入

驗屨同裳色

惠校本驗作證

故從上士元裳無正而黑鳥也

浦鏜云為誤無從儀禮通解續按

云今云赤纒黃纒青纒

浦鏜云青纒誤青纒

黑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為纁次也惠按宋本纁作纁此

以其黑飾從纁之次浦鐘云易誤黑

上公夫人得服祿衣者浦鐘云禕誤祿

不云纁純浦鐘云纁上脫絢

彼外內命男則此外內命夫若然此外內命夫浦鐘云三內字

行儀禮通解續按

內命婦九嬪已下閩本同監毛本已作以

案司服孤希冕閩監毛本希作絺

夏采

故書綏為禮杜子春云當為綏漢讀考云釋文禮音維徐音遂據徐音疑本作綏或作旒說文於部旒卽旒字全羽為旒古羽旒多互言言羽而旒見言旒而羽見經云旒猶禮記云綏皆謂無旒也杜易為綏似未解此

夏后氏之綏明堂位作綏注云綏當為綏按此仍當為綏

則旌旂有是綏者漢讀考是作徒云作是誤徒綏去旒也

空也有虞氏空綏未有在下旌旂宋本旌作毛

綏以旄牛尾為之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綏作綏

故書亦多作綏者漢讀考云作綏誤

云以乘車建綏惠按木綏作綏此誤

祭天地於郊用玉路

浦鏜云地衍

實小宗伯云

浦鏜云實當案字誤

旌旂有是綬謂系邊著安

惠校本綬下有者字系邊作

云綬以旄牛尾爲之

惠校本綬作綏此誤

一陰方生

惠校本漢制考方作爻此誤

周禮注疏卷八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